

犯我朝野遑遑上下慄慄弱高躋厚莫保朝夕幸賴上天陰誘
宗社默佑人心之憤鬱激而為公論此實轉危為安傾否反泰
之機也行旅相慶臣民胥悅翹首跂足佇聞投畀之命而一命
適相之後反示邁邁之意每教以元勳大臣不可竄謫臣等竊
感焉國朝李叔蕃佐命太宗柳子光立勳三朝厥功偉矣
及其有罪則一朝竄黜老死于外是不以其功而掩其罪也元
衡雖曰元舅元勳其不可以息而廢法以功而掩罪也較然矣
臣等伏見 殿下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未聞有聲色
遊畋土木禱祀之過舉而治化未著國勢日蹙德澤未究生靈
日困使 祖宗艱大之業 列聖宥密之基將至於岌岌累卵
之地而不自覺也 殿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近者天文示變
坤象載震無災不生無孽不作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而曰明
之天豈無方情之由乎况秋雷之變兩雹之災並作於牢拒公
論之日亦安知仁愛之天心所以警告於 殿下者不在於此
乎嗚呼欲合之人心沮喪而驚疑欲伸之公論抑塞而不暢

中外之涵懼又有甚於前日則視聽自我之天心亦可知矣
殿下以適相之微罰為足以當元衡之罪而欲以答天怒慰人心
乎臣等未知國家之事終至於何如也此所以叶閭逾旬而不
自知退者也 殿下猶不即快斷則豈徒公論沮而人心拂哉
必有不可及之後悔也堅冰之戒必在於履霜曲突之策要先
於爛額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責之地常懷
犬馬之誠未有涓埃之報目見國事之至此不忍終默敢以人
心之所同一國之公論仰塵 睿鑑之下倘賜乙覽更加三思
快示三危之寤則國家幸甚荅曰前領相事論執已過一旬疏
上二十六條予雖不敏豈不識公論之所在乎每見啓辭之入
予心常為不寧予不快從者但為 宗社之大功 文定之同
氣故也雖不竄謫一朝免相並適提調使勿參議於國政又命
杜門謹慎退居門外則於國有何害乎只保功臣爵祿而已至
於竄謫則決不可從也 兩司須念丁寧之教毋煩司執可也不
允三啓請竄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

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生負羅士惺等上

疏請誅普雨

此疏監司轉啓者也

答曰觀此疏辭欲討賊僧之意則切矣而僧

亦人命何敢誅戮以此意下諭于本道監司○平安道祥原地大

震

已卯以李浚慶為議政府領議政

達元衡相浚慶元朝朝成善

○左議政沈通

源等啓曰罪有涉深罰有輕重摺紳中因事違職乃最輕之罰

也今以最輕之罰施之於元衡此所以廷爭之憤激而不止者

也臣等承召赴闕見人心洶洶不忍含默而退敢此陳達伏望

決從公論以鎮朝廷答曰予亦知人心洶洶予心豈安乎卿等

前既論之今又來啓而予不得從焉予心尤為不寧予之不快

從者前領相有大功於宗社且文定王后同氣之親故也

不允再啓不允○兩司啓曰元衡之罪惡臣等條列二十六事

而自上尚未定罪臣等更以未盡陳者畢達焉父子天性之

親也慈愛之心雖豺狼亦然而因一朝之忿殺其婢妾所出之

子豈里孫於文河而投之水則是可謂有父子之倫乎萬古之

惡未有甚於此也。鬱陶相思源源來見者，兄弟之至情也。其兄尹元亮年老獨存，則為元衡者當視之如父，而元亮數往其家而立諸門外，托病不見，則為弟之道果如是乎？當患難之時，有哀矜相恤之心者，朋友之道也。其友李希孫同榜，而情厚者也。當乙卯拿鞫之時，以禁府堂上乘希孫哀乞之隙，要取其家祖業相傳寶玩之物，一時聞者無不唾鄙。朋友之倫果如是乎？君臣之分，下於服用之等級，而元衡在家自內，出外時必乘小轎，使女奴擔行，至于中門始乘大轎，此僭殿下乘小輿之儀也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而元衡無一於此，則其罪惡之輕重為如何哉？國人之憤怒於元衡者，如江河之壅遏而不得少洩，豈可退居門外尚保爵位，使人心之憤益激而難止乎？請勿留難，亟命竄謫。荅曰：近觀啓辭極論前領相之失，日以益甚，予豈不識公論之所在乎？但續陳所失，皆是傳播必不盡實，而予不快從者，為其有功於宗社與文定同氣之親故也。予雖不從公論，予心豈安乎？至於竄謫，則決不可為也。不允。

○議政府舍人與六曹郎官等上疏曰伏以天下之事蓋有衆人所共知而人主獨不知之者此莫大之患也然衆人共知而不敢言之者則人主固無自以知之其勢亦未如之何矣若夫以衆人之所共知又有敢言之者而人主聽若不知雖或知之而不為之快斷則其為禍可勝言哉臣等伏見尹元衡以陰狡禍賊之資濟之以貪饕兇暴之行顛制魁柄豪植自恣其犯分壞禮戕國毒民之狀擬諸前古極其所無舉國之人絳舌腐心莫敢相語 殿下深居九重之上豈得以盡知之哉惡積罪貫天人交譴一朝公論上徹 睿鑑蓋欲抉數十年深痼之禍而盪摩之其機關亦已大矣自朝廷之士以及閭巷之民咸謂殿下必赫然嚴斷以正其罪而佇俟喻旨尚闕俞音輿情益鬱道路顛闕臣等未知 宗社之終至於何如也元衡罪惡之實兩司及侍從已盡論列其小者不敢毛舉以溷 聖聰其大者則亦不敢不重陳而極言之以冀 殿下之一悟也元衡地屬肺腑任居台鼎威勢張王臣僚疊懼首亂綱常以妾為妻此實

人倫之大變而在廷之臣無敢言之則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燄燄之慾上燎不已至於圖婚王孫則包藏之術何可測也賤
妾擅入宮禁私門敢設膳夫而連姻逆流為之收叙則無君偏
上之惡至此而無以加矣掖庭之間媵御之流無不交通厚賂
結為耳目凡 殿下之一動一靜皆欲偵伺則其為用心亦慘
矣閩帥邑宰盡出其門競為豺狼噬食小民苞苴輦載饋遺不
絕伴倘遍於八道田庄列於海濱軍卒之攸耗逋逃之所萃監
司不能糾其奸奴隸莫不肆其毒剽掠子女發掘墓塚甚者殺
人無忌莫敢誰何廣起第宅窮極宏侈奪人臧獲以實其中而
龍權市肆責督譯官日以漁利為事計其所積之厚不啻國帑
太僕寺路馬之閑而敢喂私馬文憲堂在海州周世鵬為黃海
監司時立此堂為儒生
藏修之所
士多歸之養士之關而輒奪典隸甚至山陵事棘之日勒要公
家之車輛以為私役其蔑公干紀者為如何而賫制君父陵偏
殘忍之事則尤不忍道也臣等歷稽載籍為人臣而有如此罪
惡未有得逭於王法者伏覩 聖批或以為元衡自己之事或

諉以元衡所不知臣等竊惑焉律設大法以制頑兇五刑之屬
至於三千無非自己之惡也惡在於心則害於事而兇于國此
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漢誅梁冀收其貨財以充王府
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郭解之客為解殺
人而解實不知當時以為其罪甚於解知之而遂族郭解舍曰
不知猶且不赦况於縱其頑奴以害無辜之人乎罪惡如此而
只以適職之罰當之此人情之所以洶洶而致疑於 殿下之
未燭其奸狀者也且 殿下之不忍施法於元衡者以其 先
后之同氣也以其有衛社之功也是則 殿下之盛德亦可謂
至矣雖然罪大惡極之人不可以親故而私之亦不可以功故而
容之末減其律擬之以竄謫尚有餘憾况以杜門謹慎之命戒
其能抑塞其禍心而杜他日朝廷之患哉漢文帝之於薄昭也
魏則太后之同氣而亦嘗有代來之功及其有罪不以此而撓
法焉我先王之時優待勳臣不為不至而季叔蕃柳子光得
罪流竄沒齒不返至於申漣則 成廟不貳而加刑是豈非

殿下之所當監乎元衡當國二十年剽猾刻薄百官慄慄常如
兵在其頸國家屬階皆由此生臣等竊以為不寧元衡則公道
不行貪風不戢此正人心離合之會 宗社安危之機也三司
抗章公卿論啓而 殿下尚循私情不以大義斷之臣等忝在
郎署目覩羣情之怫鬱愈久而愈傲竊不勝憂君憂國之心敢
陳危懇於殿陛之下伏願 殿下深思快斷焉荅曰近日人心
洶洶至於郎官上疏予尤識公論之鬱也然有大功於 宗社
之人不可竄謫也 文定同氣之親亦不可重治也時殊古今
唯在人君量處而已且宮禁至嚴前領相有何交通厚賂於媵
御之流乎萬無是理也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
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庚辰忠勲府堂上尹溉等啓曰尹元衡罪狀非但耳目之官侍
從之臣論列已極大臣六卿亦極論啓至於政府六曹郎官上
疏陳列自 上亦已洞照其罪狀之難掩公道之難遏而留難
至此何以釋輿憤之激解衆民之冤乎臣等非不知 聖意之

有所不忍而不能決斷也但大臣而犯罔上之罪則不可以勳
戚廢大臣也凡願快從公論以安人心者曰卿等名譽勲府近
見人心涵涵公論憤鬱敢來論啓予可識公論之激也然不能
快從者卿等所謂有所不忍者是也不允三啓不允○兩司請
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左贊成洪暹與六曹堂上啓曰尹元衡
身自負國罪大惡極非但耳目之臣論思之官伏閣力諍上自
大臣下至郎官陳列亦極愈音尚闕以致人心之危懼有甚於
公論未發之前此實國家安危之機豈不大可畏哉臣等待罪
大夫之列為 宗社大計敢此陳達請勉循公論以洩衆怒答
曰不允三啓不允○政院啓曰元衡之極惡大罪天地之所不
容神人之所共憤而 聖明所盡洞照者也臣等職忝近密固
知自 上不即快斷者為至親重大功之意至矣 盡矣然元衡
之所恃而縱恣無忌者亦在於功與親而罪在國家則其功不
可計也義係 宗社則其親不可私也以元衡之惡議之以王
法則竄謫猶不足以當其律而朝廷之斟酌啓之者亦為 聖

上之有所不忍也。殿下安得和一元衡而不早為之所也。微
譴薄罰不當施於大罪而遜退謹慎亦非所望於極惡也。請快
從公論以洩輿憤。答曰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藝文館上劄
請竄不允。議改府舍人及六曹郎官等上疏請竄不允。○慶尚道
儒生進士金字宏等上疏請誅魯兩不允。○日暈平道祥原
地大震。

辛巳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議政
府舍人及六曹郎官等上疏請竄不允。○大護軍鄭碩上疏曰
竊惟賊臣尹元衡久憑肘腋罪盈惡積國人之欲齧於漸臺者
非日赫月幸賴廟靈之默佑公論始發於今日股肱耳目之
疇爭非不至也。殿下留難太甚。聖意之所在不過議功也
議親也。元衡所犯無非可殺之罪而只以竄謫請之者蓋有所
斟酌也。臣意以為元衡雖不道乃文定王后之弟其親則似
可議也。殿下始與諸功臣告天地百神之靈指山河而誓之
曰如有渝者神其殛之。元衡首渝其盟大負宗社其功不可

議也嗚呼國家者 祖宗之國家豈 殿下所得以私之也

殿下屢分權柄於外戚反出其下竊為 殿下惜焉臣意外戚

於宗社臣民實為仇讎時外戚之盛者尹氏沈氏李氏而尹元衡李探俱以罪亞貫盈被黜見黜唯沈氏獨

盛然而自尹李見斥之後當其罪著其親亦不可議也臺諫之

只以竄謫為請失刑之大者也臣之父子受恩偏厚義同休戚

目見國勢將傾夙夜憂煎沉論雖數而未斥其名今論於衆論

既發之後負國之罪臣亦難辭臣不顧身微每瀆 天聽固有

越職之譴而頃蒙 聖獎至有志存慷慨不避雷霆之語臣反

覆誦之涕泣而言曰知臣莫如君 聖上信知臣矣臣本孤蹤

唯以 聖上為知己未死之前敢不盡忠以報伏願 殿下垂

監焉傳曰爾名叅勲府不得舍默而陳疏矣然 文及王后之

弟子豈忍竄謫乎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完等上疏請

誅普雨不允○日暈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午領議政李浚慶啓曰小臣以寒澁之病久廢出入退伏于

家今於不意特受首相之職聞命驚惶不勝隕越之至小臣以

領中樞府事兼帶經筵官而不能行步入侍故常欲辭免而其
時適值 上體未寧不御經筵故不敢無端啓達閱慮度日及
至今春方開 經筵小臣塞蒞如前臣不敢一日自安遽遭國喪
匍匐罔極之中區區下情未暇啓達至於今日乃有意外謬恩
豈可將此顛躓之身在百僚之首據上台之位 跛曳起伏於班
列之中乎其於經筵入侍之際何以為禮行幸隨駕之時何以
乘馬乎常時闕庭出入賓廳之時則別無起拜之禮故扶持於
人僅得跛躓而行至於衙日朝參行禮之處則皆不得隨參且
於政府會坐之時郎廳及東西壁祗迎之處不可扶持倚於人若
獨身拱手而入則必致顛仆百爾所思決不可供職請速命遞
本職者曰三公任重首相尤重卿合首相故自 上非不知卿有
濕證而不得已差下矣自古老病大臣則例不能出入於班列
而經筵入侍之際則外門則外人扶之御覽處則亦當從古例
令宦寺扶入可也至於朝參行禮政府合坐之時則亦豈不隨
便扶持而行乎勿辭浚慶固辭至於五啓不允○兩司請窺尹

元衡再啓不允弘文館亦上劄請竄再劄不允議政府舍人及六曹郎官等上疏請竄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未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藝館上劄請竄不允○讀書堂官負金繼輝等上劄曰伏以書堂賜暇之臣月有應製之作以勵其業此固平時之表規也若國家或有大事朝野遑遑之際則豈宜吟詠篇章玩愒時日而不憂○宗社之禍裁臣等伏奉今月十五日下午題所當循例以效薄技而當此請竄權奸之日晏然坐視不為一言以徹天聽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恐非家國教養之本意也權臣犯分滅倫專擅僭偏之罪一朝發於公論上自大臣下及庶僚抗陳累日庶幾天聽之一悟而尚未也雖在草野之中苟有忠義之心莫不欲叫閭瀝膽以救國家危迫之福况以臣等蒙被教養絕於等輩受恩之厚依於骨髓安敢噤嘿以冀殿下裁伏見元衡罪狀已著聖鑑之所洞照而留難至此使人心日離凡

有血氣者莫不蒼黃凶駭臣等雖欲勉強賦詩義所未安亦不敢忍也往在乙卯倭寇湖南是時邊報雖極非有腹心可憂之禍而堂真猶以應製為未安上劄論之况今宗社不測之禍迫在朝夕者乎非但臣等將被譏於有識亦恐朝廷之間或疑殿下之留意於細故而不念國家大計也傳曰書堂製述似不干於前領相彈駁而常時名日則例下詩題故秋夕亦為循例下題矣今方騷擾隨後製進可也前領相不須竄謫之意盡諭三司矣○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甲申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藝文館三館上疏請竄尹元衡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酉兩司請竄尹元衡答曰公論至此豈保爵祿乎罷職可也竄謫則不允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戌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領
議政李浚慶上疏曰伏以臣猥以庸暗愚劣之資謬蒙分外之
恩特陞上台之位聞命驚惶不勝墮越之至加以疾病沈痼蹇
澁廢行不任職務敢將危懇之懷仰瀆冕旒之下未蒙允俞之
音反承不世僭越之教聞命震慄不覺汗沾于背夫入侍之際
給扶上殿此豈人臣所敢當之事又豈 聖上待下謹禮之道
乎稽諸史牒此等殊禮乃古昔帝王以待勲德重臣或名賢碩
輔之恩也不然則末世辱主致隆強臣媚悅權奸之謬典也臣
是何人敢膺此禮乎以德以賢則蔑蔑乎無可稱者第於曩日
待罪台府至於六七年之久而了無絲毫之補卒乃招專擅之
謗負辱國之慚碌碌適免猶保爵祿以是而言之則斯乃小人
之尤者豈宜再污台鼎濫處上公之位乎况乃舉不世之曠典
蒙殊禮之榮寵哉世異古今事隨時宜今乃行曠古不講之數
施之於不當施之人則不有天災必召人殃伏願 殿下深鑑
古今之宜待臣下以典禮勿為駭俗之舉以鎮詭訛之習國家

幸甚抑臣致病之由方血氣稍壯之時不畏疾疢之來侵寢處起居之不時風寒霜露之不虞不知元氣潛傷暗損於日復一日之中此臣元氣受病之始也中年以來不計年齡之逾邁準擬昔日之軀殼辛甘燥濕之不節攝養保護之無法臣之元氣於是乎再傷從傷得損積損致敗及今衰朽之餘元氣蕩盡疾病乘虛無復投藥收效之地直待死日而已臣因是而究思觸類而長之公論之於國家猶元氣之於一身也元氣壯盛則雖有疾痲痛痒之作不能為崇藥餌易效旋即平復元氣既敗於冥冥之中日消月損必被越人之走終無施救之所則公論之於國家所係之重如此其大人君崇植公論保養元氣此乃醫國之大方不可一日而少忽也竊惟國家之元氣其平昔能養與致傷之由今不暇歷陳姑以耳目所及而言之頃日權奸李作孽公論競發終不能回天士心沮喪元氣凋傷一驗於此繼以妖僧煽惑蠹國貽禍公論又發而又身摧沮堂堂正氣餒而不克國家之元氣再傷於其日臣於此時病閉一室扼腕

而竊歎以為公論抑遏士氣沮喪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元氣
斷喪無餘從此豈復有得行之日乎幸而 聖明在上士心猶
有所憑恃元氣一脈未盡泯沒今忽奮發於深根固蒂之地正
氣凜凜忠憤激烈此實 宗社之福而有以見 殿下平日培
植之有素雖屢經挫折猶未消亡是猶天地間生意有一遇時兩
闖然萌發不可得以遏絕也惟在 聖明更加扶植之功崇獎
而長養之以為祈天永命之本也近年以來君命犯而主威奪
紀綱壞而廉恥喪此何等氣象耶所謂紀綱之壞者非威刑不
舉黜陟不嚴之謂也專由於朝廷不清賄賂公行而賣官鬻獄
之風盛行於朝德化不行人心不服無所忌憚之故也長此不
已將何所不至乎有志之士流涕痛恨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
所以致此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公論之發不容自己所謂公論
者非有所誘掖而為之也一夫竊議衆論僉同因人心自然之
理不容私意於其間也然則前日風邪寒濕之傷而一脈正氣
猶幸未滅發現於屢經摧沮之餘者 殿下其可不益加扶植

使不至於傷敗乎所謂扶植元氣亦無他法焉唯在乎容受而
改悟察納而施行之而已今者耳目論思之官吏官郎僚之輩
交章論列已淹半朔之餘而天聽邈焉反覆譬曉辭語回護
此固殿下上念先后之愛俯念勲勞之故而然也然勲戚
乃一時之私恩公論實萬世之大義也殿下低回隱忍於一
時之私恩違拒公論於萬口之公共終使元氣不振國脉表微
其輕重深淺豈不較然而易見乎臣固知殿下渭陽之思有
所不忍於竄逐也然一偏私之頃國家元氣從而閉塞則人心
何時而可靖國脉何由而可續耶欲使平平辭避雍容引退是
豈所以崇獎公論扶植元氣之道乎引日留時愈召人言徒使
宿惡日播隱慝益著豈若早加明斷顯示好惡以靖人言以保
其生耶伏願殿下退之斥之務從公論勉扶正道毋令元氣
消鑠於一朝也臣因一身之病念壽國之道而反覆於元氣之
說焉伏乞採納而施行之以安一國方今國勢岌岌崇病痛不一
非得俞扁妙術未易鍼砭決非庸醫所可下手之地臣才非經

世之具德非鎮俗之雅加以耄及眼盲耳聾精神迷暗不能察
事其何以鞭策朽鈍上補 聖明乎伏望速賜罷革更卜宿德
之人以佐清明之化臣將聾瞽之身自憂履餗之不暇而又獻
聾瞽之說異悟 天心僭踰不自量之罪無所逃遁然言行而
身退臣之榮也言不用而身榮非臣之願也若曰觀卿䟽辭可知憂
國家獻忠言之意也予豈不嘉納乎惟卿以剛正清直實合首推
故予許上台不然方適相擇陞之時其敢輕許之乎扶入經幄自
有古例卿不可獨辭國家元氣人君當使不衰而澆薄之風則大
臣鎮之為大臣者毋牽於衆論每以仁政勸君可也當今朝廷不
清大臣先失其道遂致公論之發予甚痛恨前領相竄謫則似過
故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字宏等上䟽請誅普雨不允○平
安道祥原地震者三

丁亥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藝文館承
文院成均館校書館總下官上䟽請竄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
宇宏等上䟽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戊子兩司請竄尹元衡三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不允○慶尚
道儒生進士金宇宏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清洪道儒生進士
朴春元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已丑給平府院君尹漑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
李冀與東西班堂上以上啓曰臣等伏見近日以來朝廷不安
三司之官將尹元衡之事日日聚會于闕庭至於百僚連日陳
疏大小臣僚無不騷動至為未安臣等誠知上體未寧之時

又來煩瀆之未安然公論既設不可以言語威嚴遏絕臣等伏
念國事與一家事體不同一家之事則息或有掩義之時為國
之體則以義為主而公論者乃義之所發義行而仁在其中私
息不得行於其間也請速賜明斷以安朝廷答曰觀此啓辭子
心尤為未寧卿等之意則使予速從公論無騷擾之事然予意
則人臣非不知君上不豫而敢煩論事予恐不為果當也前須

托既罷職退居田里

元衡初出在興仁門外村舍中在交河營
庄又徙居于高陽如家皆為前日積怒

者罵辱至以瓦礫亂打門牆流矢入于中庭故潛形隱迹不
居處有如林甫之徒床爲惡之害反于中庭至此天道真可畏而

此以人蓋功也此罰非輕何以竄謫乎元勳大臣不可不厚待也

文定同氣亦不可至於重治也予雖不敏豈可徒念私恩哉三
司易選羣下停論則予疾漸自安也決不可從故不允四啓不
允○兩司請竄尹元衡四啓不允弘文館請竄再劄予以○承
政院啓請速從臺諫之言不允藝文館承文院成均館校書館
上疏請竄不允○承文院判校朴承任等

東班六品以上疏曰

伏以尹元衡殘悞陰狡肆兇稔惡懷不道之心犯無將之戒竊
據肘腋積有年紀使主勢日孤人心日潰數百年宗社極傷
於一老賊之手雖加誅殛之典豈能少快神人之憤哉公論之
發雖曰已晚而國家靈長之運祚實有所賴於此豈意聖上
之偏護賊臣力沮公論至於此極哉好惡拂人羣情益籌安危
之幾決在朝夕臣等雖在庶官之列敢以越職為嫌食君食而
負君父乎內而臣僚外而小民無不欲齶其肉而燃其膻人心
如此天意可知萬姓為讎之後雖君后願為匹夫而不可得况
為惡如元衡者乎衆怒如水火天誅不可追而殿下曲為之

容儀尚新流送之命臣等竊恐神人之怨又有甚於曩時而國
家之喪亡無日矣臣等久在具僚目見淪胥之慘而不能違忤
權臣敢言於鴟張跋扈之後臣等之罪亦大矣殿下若不以
臣等之言置之尋常則滔天之禍猶可及止而基命之永廢可
保矣伏願殿下省念焉傳曰今見具僚之上疏益知公論之
方激然元勳大臣不可輕竄不允○成均館生真成子深等上
疏請誅普兩答曰前者至於空館而不得蒙允今何再陳騷擾
乎今雖平哭已過哀痛之心常在于中也已定普兩之罪遠黜
海外之島固不可加罪故不允○慶尚道儒生進士金字宏等
上疏請誅普兩不允清洪道儒生進士朴春元等上疏請誅普
兩不允按此時嶺南之士實先上京陳疏而後文他道之士故
以所聞先後登集京師前者去而後者至吐憤辭而舍
於色日滿於閣閣之外於於○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庚寅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贊率百官請竄
尹元衡四啓不允○兩司上劄曰伏以請竄元衡兩旬上啓已
過八十度而殿下每下宰拒之教顯示訑訑之色殊非

國家

宗社之福也自古以來人主崇信奸回杜絕言路而未

有不致喪亡之禍也臣等何意見之於聖明之時乎此所以

日承退思之教而猶不知退真回天聽而後已者也殿下

以元衡之良田海澤廣占役民之罪為不足問歟濫占伴力作

主逋逃之罪為不足問歟受諸將賄賂之罪為不足問歟布列

趨附徵索無厭之罪為不足問歟家內乘輜之罪其可置乎御

馬馱妾之罪其可置乎遣妾入闕之罪其可置乎擅占官地之

罪其可置乎若結婚逆類忘君釋怨之罪不可赦也奪兄之物

不念天顯之罪不可赦也立兄門外奴視不見之罪不可赦也

淫于弟妻瀆亂床第之罪不可赦也以妾為妻變易人紀之罪

不可赦也殺子投水絕滅天理之罪不可赦也圖婚王孫包藏

不則之罪尤不可赦也而况當初擇嬪之時不念宗社之重唯

圖後日之計以逆黨之裔痼疾之人改易五柱敢圖為嬪使

殿下亦不得自由當時之人執不痛心而畏其凶焰莫敢開口
臣等之所謹賀制君父者此也人臣之罪至此而無以加矣求

之於古雖董卓桓溫似道仇胃之輩亦未有此等罪惡也人臣
有貪賊虐民之罪而不之治有毀滅五倫之罪而不之治有專
擅僭逼之罪而不之治有廢制君親之罪而不之治則臣等未
知更有何罪然後可治之歟元衡之罪正伏無將不道之誅而
臣等竄諂之請亦為敷舊之故也 殿下又從而未減欲以罷
退之微譴當其滔天之罪惡姦兒安得以不肆人心安得以不
憤哉 殿下之倚以為股肱者大臣也而大臣言之不從倚以
為腹心者侍從也而侍從言之不從倚以為耳目者臺諫也而
臺諫言之不從至於疾舌秉筆之臣郎僚庶官之微無不交章
論列而 殿下之邁邁日以益甚臣等未知 殿下孤豈自用
而誰與為國小人之性為惡罔極而無所不至債國覆宗然後
乃已當此之時則 殿下雖欲罪之亦未能得也伏願 殿下
更加三思快從公論答曰日日論執之事皆予已知之事然罷
退村舍予未知有害於國家也固不可從故不允三啓不允弘
文館請竄三劄不允藝文館上劄請竄不允○成均館進士成

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見 ○清洪道儒生進士朴春元等上

疏請誅普雨不見

辛卯兩司請竄尹元衡三啓不見 ○領議政李浚慶等率百官

請竄尹元衡再啓答曰削奪官爵放歸田里可也竄謫則不見

元衡為人陰毒嗜利中廟末年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入金

安老屏事以保護東宮為名欲以此始起元老既敗流言日播

元老兄事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起元老既敗流言日播

定欲托外臣以自固只是李芭陰詰元老兄弟已吾破大君可以

語大曰中宗嫡子只有吾與大君而已吾破大君可以

統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元準等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淑尹任

于發謀叛逆廢主上幾立桂林君瑞亦欲立鳳城君遂錄南士

功又恐公謔之不泯街巷之議稍有異已者輒指為逆黨由是

死弄權射利無所不至京師有大家十餘貨財充溢其中服御

之潛擬於大內又黜其妻以妾蘭貞為妻甚嬖之所言皆從納

未盡者何者所謂元衡之罪者專在元衡之功也而不斤其功

一人直斥其罪任其窮死極惡至幾亡人之國及其權衰去

甘故答曰元衡一國之賊也今既黜之以除民害是以喜而起舞也然則何為只舉一臂耶答曰今者元衡既黜又有一元衡若并除之則可舉兩臂也○政院啓請速從臺諫之言不允弘文館亦上劄請竄再劄不允○伊川君守禮率宗親上疏請竄尹

元衡不允○兩司啓曰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以其有名分綱常也嫡妻分嚴名號已定則猶天地之不可易也若貴賤尊卑之禮一有倒置則無以立人紀而終於紊亂矣尹元衡之妾乃官婢之所產也而恃其元衡之壘感滋生奪嫡之計讒構百端致令元衡黜其正妻而陞已為夫人使我朝二百年維持扶植之名分彛論一朝斃毀今若不即改正則三綱五倫從此失叙而將無以為國矣請還收夫人帖以正嫡妾之分且典涓司別提黃大任知其女子本有腹病而當其為東宮擇嬪之時承順元衡陰邪之計潛相謀議非徒諱疾至改五柱欺罔選入國人痛墮請命黜謫以懲其罪奉常寺正安齡以干預逐黨之人劇勲被竄結婚權奸作為一家至於雪其罪而復齒於朝後契不可不防請罷職不叙

之結婚元衡謀為發身固為鄰夫論齡之罪何患無辭而必曰干預逆黨云云何

不量之甚也是時乙巳之人雪冤推恩有望於聖明切矣為
望諫者願且目之為逆是為一豁而塞諸賢伸枉之路識者寒

心前禮曹判書尹春年人物輕妄暗於事理每授職任輒將私

意或創新規或變舊章紛更騷擾使中外之人莫適所從朝廷

不靜未必不由於此人身在六卿之列者所當務為安靜而率

意妄作動輒紊政素多物議請命罷職青年元衡上疏請元老罪因

此發身驟歷清顯輕肆自信浮薄之徒多從之講學春年妄自
尊大以師道自處自謂得道而其所論說皆收拾佛老緒餘實

無所見識者笑其妄作但居官
稍廉故聚怨亦輕只罷其職 答日前領相妄事 文定王后

許陞夫人今已多年不可續續還改不允黃大任謫黜似過永

不叙用可也安豁不可至於罷職不叙不允尹春年物議如此

則雖輕妄之人豈不謹慎乎宰相不必罷職不允皆經月久改

乃允○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清洪道儒

生進士朴春元等上疏請誅普雨小允○延安居幼學玄積福

等上疏請誅普雨答曰觀此疏辭雖切討賊之意然既定遠黜

之罰更無所為之事以此意諭于本道監司○平安道祥原地

大震

壬辰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以朴永俊為禮曹判書具思孟為吏曹正郎

癸巳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九月甲午朔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日暈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未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申諫院啓曰濟州自經乙卯倭變無復舊時之繁盛蘇復之責專在牧使朝廷雖留意於擇遣而凋弊日甚閭井皆空至於民間柑橘之木亦皆置簿於官家濫徵秋實民不堪苦民有好馬則亦給半價以吞之簡積弊已痼使國家府庫之地遂為空虛之境極為寒心新牧使李善源貪虐無狀到處泛濫前為邊帥侵剽軍卒無運米布以圖陞品其為縱恣至於此極豈可授傳制之任使一方生靈陷於塗炭哉請命罷職擇差其代答曰

不須罷職適差可也○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
允○日暈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酉憲府啓曰尹元衡憑勢藉功久擅威福自以為與奪在己人
莫敢議人之奴婢家舍土地或稱已物而奪之或稱買物而奪
之或稱負債而奪之京外之人束手被奪無所控告冤苦嗷嗷如
在水火之中自元衡放黜之日快若更覩天日逐日呈訴於本
府者填溢於庭都下尚然况外方抱冤之民不知其幾百也今
之伸理寃濶急於救焚如大關於情理者本府可以處決至於
許多事干詞訟者則本府不可一一辨覈凡大小人民被奪於
元衡而不得推還者則請令刑訟衙門為先辨決且以此意并
諭于八道監司以伸久鬱之寃憤且伴力之數自有定額兩界
及黃海道天使所經各官居人則不得啓差至載於法典而元
衡之濫占私伴無處不在物情痛憤請令八道監司擇定剛明
差使負無遺刷出開錄啓聞一一充補軍保缺額答曰並如啓
○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

士崔德蘭等二上疏請誅普雨不允

戊戌諫院啓曰今秋失稔倍於前年全羅道雖曰稍稔而一半

全飢清洪道則赤地無獲今暑點馬下去發軍駟馬羸糧赴役

民將不堪馬政雖大生靈之惠亦今日之急務請勿遣點馬谷

曰當問于該曹處之○三公備邊司同議啓曰伏見平安道兵

使金德書狀狀云以西海坪體探事抄發精兵三百應分三備

龍將本道虞候奉訢不知去處前極為駭愕新虞候今日內差

出下送鄭承憲敗軍遁還亦不可在職渭原郡守亦當差出谷

曰如啓○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

儒生崔德蘭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以南應雲性不廉曾歷

為慶尚道觀察使邊協為濟州牧使○平安道祥原地震

已亥傳曰觀此平安兵使金德龍啓辭極為駭愕昨日大臣備

邊司之啓當矣故已出虞候渭原郡守矣但奉訢無去處之言

未知出於何處也詳審回啓事言于備邊司金德龍因渭原郡

以奉訢無去處事前已馳啓三公備邊司堂上議啓曰伏覩平安

向今則生還云故傳教如此

道兵使書狀則斥侯將既入胡家鄭承憲以前衛將繼入之際
胡人發射拒戰而不能協力合擊以致所率軍人逢箭致死而
託以無力追捕遽即道還虞候奉訢以中衛將見前衛之敗非
惟不能合勢馳救反自畏縮退走使賊徒肆其兇獷之心以挫
國威大失軍機且當初鄭承憲牒報無斬獲之語而及奉訢隨
後牒報內前衛屬正兵俞完斬胡一級又曰鄭承憲射中胡人
四名前後所報亦甚抵牾承憲初入探之時胡人隱伏俟承
憲近爭出射承憲馬逸墜落不
省人事胡人持劍走入有屬兵曳出承憲載其馬而還則何暇
射中至於四名乎况奉訢與承憲初不相接則訢豈知承憲之
射中與否乎承憲自知罪重潛傷奉訢欺罔以啓二人之罪當
在周赦為主將者不即按律以嚴軍令亦已失刑矣又不詳覈
虛實誣達九重金龍鄭承憲奉訢請並拿推且胡人等越入
牽私瞞啓之罪尤大矣鄭承憲奉訢請並拿推且胡人等越入
我境肆然耕種至設房屋其為兇獷之計宜無所不至若為體
探之舉則預先潛遣勁卒道路迂直行軍難易及設伏要害累
次探審勿露軍機使彼不備然後擇將鍊卒入探賊窟乃主
將之策金德龍規畫踈漏遽遣孤軍輕舉致敗不可在職請遞
答曰並如啓又啓曰胡人不畏國威任然來居我地營造房屋

作為窟穴為耕種永居之謀至於體探之際我無殺害之計而
 彼先悍然舉兵相距多殺軍馬至為痛憤若深入彼地大舉征
 討則不得已規畫布置必須經久乃舉若來居我國之地者則
 不可一日容其鼯睡於卧榻之外須於今年內發平安黃海兩
 道勁兵出其不意掩襲殄殲焚燒室廬發掘地窖以示國威永
 斷後患今此之舉似涉恣兵然胡人來犯我境者斬殺不饒與
 彼牢約彼亦明知此意辭直義壯不患無名請斬兵使以審知
 彼處要害有謀略之人十分擇遣如難其人亦須備望單望注
 擬無妨如江界府使滿浦僉使虞候評事等官亦須擇遣且本
 道土兵精悍南方百夫不能當一真是國家之精銳因其勞效
 不可不推獎以增其氣今之啓本內所錄斬射之人令該曹
 隨其輕重論賞答曰並如啓○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
 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士崔德蘭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
 黃海道儒生進士奉糧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以高景虛為
 議政府舍人梁應台

以辨事術能為務趨附實威為東萊府使
 湖南人任銜引用世堂上

○平安道祥原地震

庚子三公啓曰 玉候違豫進藥常多不勝憂悶之至自古人主遭虞居廬別殿是乃平常之道若有疾病不可不行權宜之舉別殿淺露秋風已涼寒氣侵逼不覺榮衛之易傷則後悔無及伏望深思細度自愛 聖躬移御深邃之殿若曰移御內殿於心不安故不允再啓不允○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以金秀文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孔士儉為江界府使張弼武為滿浦僉使蘇滄為平安道虞候○夜雷流星出張星下入良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江原道原州大雷電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丑刑曹啓曰故縣監金安遂妻姜氏前後呈狀云女婿尹元衡少時娶已女金氏累年同住自得鄭允謙妾女子蘭貞以後誣罔 天聰棄別黜送金氏使喚婢仇瑟伊加伊福漢福伊奴香年福年許年命長等仍執不許反使奴等凌辱本主又盡奪其家產遂生滅迹之計金氏飢甚求食於蘭貞蘭貞置毒醢中

潛使仇瑟進于金氏金氏食而即死一門皆知其冤而畏其勢
焰莫敢發狀云極為駭愕本曹不敢擅治移禁府傳曰如啓○
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尹元衡之妻蘭貞乃營婢之
所產也而元衡棄其正妻圖陞夫人此萬古綱常之大變也此
而不即改正則彝倫失叙國非其國故臣等意以為若收蘭貞
之爵帖則嫡妾之分自歸於正而物議以為其夫被罪已削官
爵則妾爵該曹自當還收不必論啓云臣等冒處言地論嫡妾
大事而措辭之際殊不詳察致有物議已為未安而且於前日
論元衡罪目時元衡棄妻金氏被毒而死至播於中外已久而
臣等誤聞事實力以戢死啓之今見刑曹入啓之辭則臣等之失
實誤啓甚矣請遞臣等之職荅曰以傳播之事啓之故各異
矣勿辭兩司退
待物論○弘文館副提學金貴榮等上劄曰伏以兩司
以元衡之妾許通改正事論啓之際措辭不察引嫌不出文字
之間則雖不分明而主意則本在於正嫡妾之分此豈至於有
所失乎况金氏被毒之事閭巷之傳聞有先後初因所聞而啓

之亦非有失請大司憲李鐸以下大司諫朴淳以下並命出仕
答曰如啟○憲府啓曰近年西方胡虜迫近我地恣意耕種至
諗房廬兇謀難測若舉探審之兵則為主將者所當任鉞於
邊上節制籌畫期於萬全而猶不得無慮於生變則稟於朝廷
善為措置未為不可而前安平兵使金德龍遙卧主鎮輕舉孤
兵冒入虜地至今探審諸將奔敗而還其失誤軍機損辱國威
甚矣請德龍並命拿推各曰如啟○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
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士崔德蘭等上疏請誅普雨
不允黃海道儒生生負奉糧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
原地震

壬寅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
士崔德蘭等疏上請誅普雨不允○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卯○憲府啓曰凡祭祀之禮自有隆殺在情雖有必難過者而禮
有品節不可少越若或循情踰禮創闢一時之制則非徒貽弊無
窮亦不得無議於後世不可不熟講處之臣等伏聞順懷世子

三年後墓宮凡大小祭仍行不廢永為恒規此實出於 聖
上哀痛之至情然以大義言之則順懷於 聖上乃具臣于大
有所未安而後日之弊亦不可不慮請令該曹廣考禮文議于大
臣商確以定且金氏婢仇瑟罪犯係關綱常請命官推鞫以重獄事
答曰順懷墓宮祭事予哀早歿而定之不須考禮文議大臣也故
不允命官推鞫事如啓○諫院啓曰尹元衡身被大罪削爵歸田
前日國葬時微勞例賞不可行於今日也尹春年安齡亦皆被
罪恩典不可施於如此之人請還收賞格之命答曰並如啓○成均館
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士崔德蘭等
上疏請誅普雨不允黃海道儒生生負奉糧等上疏請誅普雨不
允○江原道原州雷震

甲辰憲府啓順懷宮祭祀事答曰不行臘享是為隆殺之道也不
允○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全羅道儒生進士
崔德蘭等上疏請誅普雨不允黃海道儒生生負奉糧等上疏請
誅普雨不允

乙巳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上熱似減元氣困憊領議政李浚慶等問安答曰元氣困弱久調則自當蘇復勿為問安○大臣等啓曰臣等伏聞昨夜 聖體失常不勝驚駭前日累請移御內殿平心調攝而自 上以為未安竟不允許不勝悶慮况今秋氣已深日候涼冷尤不宜仍御外殿滋露之處引風感寒也臣等請銜內殿者非如平時重嚴具儀之謂也只欲於內殿深遠之處衛護有方調攝有宜以安 聖體而已古禮亦有居喪得病則使年老婦人護侍又有年老之人出使四方則使婦人隨行之禮蓋婦人善於調養而年多則又無嫌疑故也今亦效此例別選年多解事之婦人環侍左右使之監視膳羞節適衣樹以為奉養之備養病之道莫過於此且常時士大夫居喪得病則尚且還家便養然後得其蘇復况 王體之尊久在外殿貂璫奉侍禮尊分嚴其於涼暖生熟之御不敢以時調節起居舉動之誤亦不敢乘機諫救因緣漸積益致疾病之乘此臣等之所以深慮也伏望體念 宗社之託俯採臣民之懇速移內殿

以就靜便之養且自 上所患乃心熱而心熱之中奏御之煩

最為有妨請於 上體平復之間冗雜之務一切停寢至於儒

生上疏姑留政院以待 上體平復後入啓務令省事以調心

氣答曰卿等自前累請移入大內予當隨便善處矣近日儒疏

支離諸生是知予不平則必停退矣雖乃陳疏姑留政院勿入

○成均館進士成子深等上疏請誅普雨黃海道生負奉種等

上疏請誅普雨以體未寧○以沈義謙為弘文館副應教

金就文為人淡素不煩居官以清臨民以慈為成均館司成鄭

惟一取惡好善類為直講（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午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證候與昨一樣矣提調等又問安

于中宮殿仍啓曰 上體虛弱臣等不勝悶慮欲設侍藥廳

慮自 上驚動以為予證必不歇故如是矣以此臣等尤為悶

慮答曰 主上證候如此予心罔極侍藥廳排設而排設之由

從後啓達無妨○政院問安○日暈夜流星出女星下八危星

下狀如鋒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丁未藥房提議等問安答曰子氣非旬月之間所能快安階日
問安可也○政院問安○三公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問安答曰
子氣虛弱久調則自當蘇復勿為問安○傳于政院曰予元氣
虛弱多日彌留思欲別施恩典大赦前例斯速書啓中宮懇請
故如是矣○政院啓曰傳教赦文前例則已為書啓矣但 祖
宗朝皆有命招大臣使遣重臣祈禱之例今亦命招大臣何如
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明日欲移御于鈴平尉家諸事預備
事言于該曹○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啓曰臣等伏聞
明日將移御于外處臣等竊恐商議在 祖宗朝內殿或有避
衾閭闔之時未聞有至尊出御于閭巷隘陋之地也今若移御
則宮闕皆空虛事體至為未安至於方數小術尤不足取信也
人主舉動萬目所瞻千古所仰不宜輕忽也更加商量請於闕
內可當之處隨便移御答曰欲為調病不得已避御閭闔子意
以為無妨也○藥房提調等啓曰臣等伏聞 祖宗朝 上體
雖暫違和藥房提調例必留宿藥房而 上體平復後罷

出今者 王倅比昨稍和然而為提調者經自退去未安
臣等之意欲依 祖宗朝舊規為之答曰如啓○遣重臣祈禱
于宗廟社稷名山大川○赦 王若曰神祇不吊國家之孽禍
既多榮衛失和疾病之沈綿有日肆推曠蕩於臣庶莫獲隲佑
於幽明予以眇末之資受此艱大之業非不寅畏於夙夜寧免
闕失於政刑謫見儲宮國將何以為本禍遘 慈殿天又奪其
所依積慙酷以疚心致勞熱之為患起居失其宜適眼食不甘
困倦至於彌留藥餌乏力慮於殄獄之久滯或有冤枉而莫伸
爰布赦宥之汪恩以祈康寧之真報於戲雷雨作解方將與
民而同歡和順致祥庶幾勿藥而有喜○平安道江界雷震二登
祥原地震

戊申藥房提調等啓于 中宮殿曰 上倅極為虛弱移御時

今日移御于鈔平輦上搖動幸暑熱氣上攻深為可慮臣等之

意待 上倅稍蘇然後移御何如答曰知道○傳于大臣等

李浚慶左相沈源右相 完君尹廐 曰今當引見卿等都承旨史官二員

醫官堂上一員並入浚慶等仍啓曰引見臣等時深恐 上體

勞動請卧所引見何如荅曰當如啓已時 上具冠服御慶春

殿即裏殿也時候方盛不能辨入侍之臣問都承旨誰耶啓賢起而俯伏上熱

後知以備忘記傳曰予於近日心熱頗極累日艱保而予氣虛

弱亦不能起居藥房提調累請入審故并令卿等入審但恐失禮

也通源啓曰君臣之間猶父子臣等之意以為自 上當卧而引

見至於具冠服臣等至為未安而又教以恐失禮焉予勝惶恐

上不荅醫官診脉欲為啓達脉 浚慶等啓曰近日不接羣臣頗

久臣等切欲一望 天顏日日待候于外今日特賜引見非但

臣等之情感喜 天顏亦甚平和勿藥之喜不久可見尤不

勝喜幸之至但近日東宮久空國本未定人心之危疑皆在於

此 聖上春秋鼎盛人神咸助 聖嗣之生不日有慶然國

本必須預定然後人心有所係屬 宗社有所賴未審 聖念

適及於此也臣等常懷悶迫之情今日亦蒙引見敢稟此意

上熱甚暫重聽此色披覽再三久乃下荅曰近日未得引見

覽之多有不平之色披覽再三久乃下荅曰近日未得引見

今日引見誠非偶然且儲副之事予所憂念恒在於此然大事不可豫定勢不可為之事也浚慶等再啓曰羣臣之情亦非敢欲即定也自上如有屬念之虞則豫為默定或時引見以示培養之意則宗社尚有所賴矣他日待聖嗣誕生則自當退去矣此於大計通達之慮也考諸古事宋仁宗春秋二十有四而猶以繼嗣為念養宗姓於宮中高麗成宗穆宗俱非聖賢之資而年僅三十有餘出於明斷以定繼嗣論者以此稱羨也古事亦有如此之例故敢啓

上卷曰當自內量處之難於

下卷雖如是丁教實未有定嗣之意也是朝人心

上候之如何引見大臣之後人心稍定 ○中宮殿以諺書諭于大臣等曰如是發言極知未安而哀痛罔極之際不暇計其未安之意敢此發言矣 聖候危重天下安有如此事乎彼得罪之人罪則重矣欲使悶鬱之心庶幾解釋以異格天也李樛等遠竄之人量移近道其餘竄謫之人並皆放送尹元衡亦當使蒙宥而義禁府司憲府刑曹罪囚無遺放送何如於此時人所喜悅一事欲遍舉行耳左議政沈龜源獨在藥房

回啓曰臣等今日入審 龍顏似不至於危重伏望勿為過慮

不勝幸甚昨日承 上教大赦但其赦文關係國家綱常者不

許放釋李樛尹元衡皆得罪 宗社此乃犯於關係國家之人

也決不可中道移配又不可放送也其餘助奸為惡濁亂朝政

之類不可放也禁府時推獄事則以妻殺妻此乃關係綱常中

又不可停鞫其他憲府刑曹等罪囚各以所犯輕重依赦文分

揀也今者大需鴻恩京外蒙赦者甚多自然和氣旁通可致神

應豈必輕釋罪重之人然後可冀格天乎尹旣李浚慶李冀曾

已出去小臣獨在仰答懿旨矣右三人之意亦不過於臣之所

陳非獨三人滿朝羣臣之意亦如臣意伏惟懿鑑 中殿又以

該書下曰 上候乍歇乍重往來無常憂悶罔極雖屢下鴻恩

而其中不得蒙赦之人不無悶鬱之心故當代被罪之人盡為

放釋欲使人人喜悅矣且此先後辭意望使朝廷盡知之通源

回啓曰 上體未寧往來無常果為悶極但春秋未高自然調

保平復可望也然上下悶迫之情何極再度下諭諺書當於尹

慨李浚慶李贊齊會慶示之則朝廷諸臣自當知之但宗社
大罪之人雖死不足惜豈可輕放乎恩澤雖大關係國家綱常
之人則拘於大法而不可放也若以恩澤不計輕重纔赦之又
罪之非國家之體決難為之然與諸大臣同議回啓李浚慶李
贊以夕問安詣闕啓于中殿曰伏覩再下懿旨因審內旨因
極之至不勝悶泣其欲大沛鴻恩冀格天心之意切矣至矣臣
等豈不欲將順懿旨使恩澤普及昆虫草木以回天意乎但念
賞善罰惡有國之大法扶陽抑陰聖人之垂訓若不計善惡陰
陽一施寬恤則是將使人心從惡陽氣挫折天道不成而人道
大亂矣人君操一國之柄須令善惡得所陰陽調和然後信及
豚魚恩澤動植矣如僭逼不道之李樛威福自恣之元衡此乃
天地間奸邪大惡之罪自兩人得罪以後人神胥悅天心歡洽
今若放釋則反失人心終拂天意豈可以此格天而收效乎此
佛家無量功德之謬道豈治國和衆之要務乎况赦文有關係
國家綱常之語則李樛元衡之關係國家衡妻之關係綱常者

若得蒙宥則是實失信於國人非令出不反之意也伏願監戒古
今一舉一動務合人心則天意自回和氣旁通垂裕無疆祈天永命
之道不過於此矣伏乞懿念焉 中殿以諺書答曰今出內教應
無前例極為未安但 主上證候無常非徒哀憫之情固極如
此痛悶之事前古無所也竄謫之人則量移一日之程繫獄之囚則
限一日姑放當此憫迫時之欲使于凡罪人並被鴻恩咸有喜悅之
心而靈川尉申穢並姑放何如浚慶堂回啓曰今日已暮未得回
啓明日更議啓達矣然豈放罪重之人可格天意乎若如靈川尉
則非關國家綱常之罪維放還無妨○霧氣濛暗良人乃減平安
道祥原地震

已酉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予氣比前稍和矣○領議政李浚

慶右議政李黨等問安

百官皆詣闕庭

答曰予氣日漸稍和勿為問安

○李浚慶等啓于中殿曰昨夕伏承懿旨因迫閉門未即回

啓而經出至為惶恐今日臣等齊會同議懿旨以為出內教無
前例極為未安云臣等亦料如此之事前例所無深為未安第

念懿旨出於罔極之中故臣等亦不計事體而回啓矣尹元衡
李樛及朋奸亂政之徒戕殺嫡妻之妾既犯關係綱常之罪而
赦文亦以關係國家綱常之外咸宥除之之語已曾大布國內
今若於罪赦之後忽然放釋此輩則非但失信於國人此言一
播人心凶懼朝廷百僚臺諫侍從亦必譁然論執則自上方
患心熱之際益致騷擾此豈和平上心安靜調保之道乎大
抵人心所向則天意所在今若違拂人心強行逆理之息則益
致天怒未見其福伏願益加深念勿形如此之意中殿以諺
書答曰昨日醫官等入侍後告以罔極之意故罔知所措不揆
事體與大臣議之矣不可放之意知悉○日暈平安道祥地地
震

庚戌藥房提調等問安承傳色崔漢亨良久乃出言曰問安入
啓則自上氣甚困倦再請批答之辭然後教曰勿為問安因
稟于中殿答曰上體累日未蘇罔極云○政院問安

尤屬幾不省人事中外進退而國○鈴牛府院君尹溉領議政

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寔左贊成洪暹左參贊宋麒
壽右參贊趙彥秀兵曹判書權轍吏曹判書吳謙工曹判書蔡
世英禮曹判書朴英俊刑曹判書朴忠元大司憲李鐸副提學
金貴榮大司諫朴淳以諺書啓于 中殿曰國本之事臣等前

日入對啓請自 上未有決語恭徒臣等悶鬱羣情亦甚危疑

當此之時不得已以定人心未知自內計慮有何所向尤為悶

鬱李浚慶等以定嗣事不可漏洩使朴啓賢書此啓辭 中殿

答曰隨後發落俄而 中殿傳曰事甚罔極當於後日為之浚

慶等啓曰此事所當速斷不可持疑望於今日內定之 中殿

以親筆書下曰國家之事罔極以德興君 中宗大王庶 第三

子鈞入侍醫藥可也浚慶等同議啓于 中殿曰伏覩下書以

鈞入侍醫藥人心稍定但此大事未知稟于 主上而定之乎

若未稟焉則雖一字必以御筆書下然後大事以定 上候若

稍清涼則臣等請入對親受傳教 中殿以諺書答曰 上本

有心熱加以遭喪居憂心熱彌留如是未寧此事若啓稟則必

動心證候加重故不敢仰達姑此定之以待平復之後更稟可也今若大臣請對則心熱加發矣不為請對望之切矣浚慶等回啟曰臣等伏覩懿旨伏審心熱尚存不勝悶憂茲事重大不稟于主上則不可為也自內留神頃刻不忘以俟間隙盡力贊助何如羣臣必得上命然後乃退去矣中殿以諺書答曰啟意知悉當觀勢銘心取稟發落矣即今決不可啟稟矣俄而中殿又以諺書傳曰即者國本之事整為啟稟則聖心甚動決不可於此時啟稟矣浚慶等乃退是日副正尹健袖復于差備門及首相者

至於七八度人皆疑浚慶因健密啟于中殿蓋健乃沈錮殊夫也百官會于闕庭○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亥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氣候與昨一樣矣

通源等問諸

山乃上命乎答曰○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

李寅左贊成洪暹左參贊宋麒壽右參贊趙彥秀兵曹判書權

轍吏曹判書吳謙工曹判書蔡世英禮曹判書朴永俊刑曹判

書朴忠元大司憲李鐸副提學金貴榮大司諫朴淳以諺書啟

于 中殿曰 上候日日彌留不勝憂懼之至昨日書下侍藥

之人至今未有處置之命臣等極憫自 上未寧越未取稟而

聲聞則已播如此之時使其人仍在私邸至為未安自 上斟

酌善處護諫然後人心益信矣此是重大之事故當此憂懼之

時敢啓 中殿以諺書荅曰 上候彌留而如此不小繼嗣之事

以予之意不可獨斷又不可越時啓稟近日予心茫然未省人

事未知何以處之○百官會于闕庭○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壬子藥房提調等問安荅曰醫官入診則自當知予氣矣醫官

佐入診出言曰 上候 ○大臣等鈐平 府院 君 尹 瀧 領 議 政 李

比爾 稍 蘇 脉 瘦 似 實 云 李 贊 左 贊 成 洪 暹 左 參 贊 宋 麒 壽 兵 曹 判 書 權 轅 吏 曹 判 書 吳

謙 禮 曹 判 書 朴 永 俊 刑 曹 判 書 朴 忠 元 工 曹 判 書 蔡 世 英 大 司

憲 李 鐸 副 提 學 金 會 于 明 政 門 外 庭 以 諺 書 啓 于 中 殿 曰 臣

等今因醫官伏審 聖候漸向蘇復一國臣民之心少降矣昨

日所啓侍藥之人臣等初意以為不可不看審保護而及覩下

教以為天地罔極不知所措臣等亦不敢再請但自內既以手
筆書名以下此後不可更改自內牢定此心以俟 上候平復

從容以宗社大計啓稟于上得下聖旨之事臣等切望

答曰以書下頃者上體未寧羣情亦其危疑固極之中不揆

事體只為宗社敢自獨斷暨出言端心甚未安今卿等啓曰

上候平復之後從容啓稟使聖旨下降云此意至當○日暈

有兩珥暈上有背色內赤外青日左有直色內赤外青平安道

祥原地震

癸丑藥房提調問安答曰子氣日漸向蘇矣○鈴平府院君尹

漑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寅及東西班二品

以上問安仍言于承傳色曰今日乃順懷世子大祥故敢來問

安但自上聞此心氣若動則甚為未安觀勢上達何如中

殿答曰大殿問安則徐當上達○日有兩珥夜流星出傳舍

星入危星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甲寅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子氣漸安矣

乙卯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子證日漸差復矣○夜有電光平

安道祥原地震

丙辰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予氣漸安矣○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巳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予氣向平勿為問安○平安道祥原
地震

戊午藥房提調等問安曰答予氣漸安矣○政院問安傳曰予
氣漸平勿為問安○領議政李浚慶右議政李箕問安仍啓曰
上體日向平復臣等不勝喜幸之至答曰予氣日以調理則自然
差復今觀卿等之啓予亦喜焉

己未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予氣平安但暫有咳嗽之證矣○四
方沈霧日暈兩珥夜有電光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庚申藥房提調等問安○初昏上移御于藥房
宿衛將王以

房在明政殿內
麻至淺之處○平安道平壤雷電祥原地大震

辛酉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予氣平安只有咳嗽而已○平安道
祥原地震

壬戌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但有咳嗽而已○領議政李浚慶
右議政李箕問安答曰予氣日漸差復勿為問安○夜有電光平

安道祥原地震

癸亥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只有咳嗽而已○傳于政院曰靈巖安冒靈川尉申穰放送事諭于禁府○夜流星出大陵星入婁星下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色白流星出弧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平安道祥原地震

十月甲子朔藥房提調等問安○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乙丑以崔顥為議政府舍人姜士尚為慶尚道觀察使○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寅藥房提調問安傳曰咳嗽時未快差矣○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卯 上疾平復藥房提調問安答曰咳嗽似不如初又調則白當安矣今日可罷侍藥廳○沈通源等啓曰今日命罷侍藥廳以此知 上疾平復不勝喜慶之至但以 至尊出御外庭

北廊內外淺薄而侍藥廳居咫尺之地此亦護衛之一助也今若經罷則不無虛疎之慮近日還御大內間侍藥廳姑仍存何

如答曰啓意亦當然予氣漸蘇何必久存侍藥廳乎藥廳雖罷
提調問安隨例為之都提調則間或問安○中殿傳于藥房提
調等曰哀疚之際 上體違豫將至不救幸賴卿等侍藥之至

誠得見平復之喜莫大之功無以為 祿將此薄物細布魚肉等物以賜

醫官等並賜勿謝因命中使賜酒○恭懿王大妃殿傳于藥房提調

等曰 上體平復喜慶何極肆將薄物細布魚肉等物略示喜意勿謝

仍命中使賜酒德嬪宮亦遣中使賜酒賞賜有差○日微暈夜

流星出室星下入北落師門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流

星出天中雲間入坤方天際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光照地平安

道祥原地震

戊辰藥房提調等問安答曰咳嗽時未快差○領議政李浚慶

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問安仍啓曰頃者 上候違豫累

日彌留舉國臣民惶惶措幸賴 宗社默佑之功獲致平復

之效一國之慶莫大於此依前例百官陳賀凡干禮文應行之

節並令該曹照舊施行答曰卿等為予平復欲為陳賀予心不

寧但人君幾危而復蘇是國家最重之事予身何關 宗社為
重在下禮不可廢在上當施沛恩今宜用大赦凡事當依去九
月十四日例為之

史臣曰當喪有賀非禮也三公之請 上之許皆非也若變
賀為慰未必不可而惜乎無人知此也

己巳傳于政院曰乙巳年以後久遠被謫人及蒙放門外黜送
朝官等詳察抄啟事言于義禁府禮曹啟曰今日百官陳賀之
禮行於明政殿門外庭何如傳曰予當移御陳賀之禮行於明
政殿內庭可也又啟曰風寒之日自 上移御極為未安 中朝

亦有奉天門受賀之例今亦從權陳賀于外庭於義無妨故敢
啟傳曰中朝雖有奉天門受賀之禮我朝則近無如此之例今
不可創開新例且大禮行於外庭非徒事體未穩亦甚有乖於
禮宜行於正殿之庭予則暫時移避有何未安○領議政李
浚慶等進賀箋其箋曰臣等伏覩頃日 聖體違和遂至彌留
輿情憂憫旋就平復臣等不勝歡慶之至謹奉箋稱賀者臣等

誠歡誠忭稽首稽首上言伏以一人違豫憂懼迫於臣民三靈
贊休起居效其平復歡均朝野慶關 宗枋恭惟 主上殿下
適紹燕謨載績鴻烈聽斷勤機務但知法象于天行動靜乖節
宣未覺損傷於 聖候遂致彌留於旬日豈惟上下之憫遑遑
見周王之乃凜信有易繇之勿藥伏念臣等俱以庸劣共祭聖
明寶命自膺咸喜康寧之申錫遐筭是享敢緩嵩華之齊呼○
百官陳賀于明政殿庭○赦 王若曰藥棘不暇節宣頃謹無妄
之疾隲佑寔賴神祇俄致有喜之祥實寔一國之同歡豈但寡躬
之自幸眇予微末之質斬焉衰經之中在疚榮榮長抱終天之
慟圖治矻矻未免盱食之勞起居失宜榮衛有損積熱乘時乃發
覺氣體之常煩虛弱比前有加憂調劑之莫效驚惶已極於朝野
虔禱亦及於山川仰荷 廟社之扶持獲今寢食之平復沉痾去
乎體燕樂何止於一人大慶同于民需澤合推於四域於戲 宗
枋垂護敢擬周王之疾瘳雷雨施恩用闡羲易之解吉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庚午義禁府啓曰乙巳以後久遠被謫人及蒙放門外黜送朝
官等抄改事傳教矣但乙巳年以後久遠被謫人厥類甚多而
無遺抄啓亦似未安逆賊尹任柳灌柳仁淑切親緣坐人等逆臣
干連安置付處朝官等逆臣族親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朝官等以
非議武定寶鑑安置朝官等未知此等人中以何等人抄啓乎敢
稟傳曰罪重人則勿為書啓事涉極輕枝葉者與得罪公論久為
被罪之人書啓

辛未藥房提語問安傳曰咳嗽時不快差矣○平安道祥原地
震

壬申肅禁府以罪目單字入啓曰乙巳年以後被罪人中事涉極輕
枝葉者與得罪公論久為被罪人察而書啓事傳教矣臣等反覆
思量罪犯輕重分揀抄啓非有司所得擅便亦不無後弊事體甚
難故久遠被罪人無遺書啓以竢 上裁今若自 上下覽則
罪之深重與極輕枝葉得罪公論辭緣自當洞照如此處之恐合
事體傳一知道

史臣曰乙巳罪籍無非曖昧之人而禁府堂上洪暹於未發
趙彥秀李樅休其積威矇矓啓達時議非之

史臣曰乙巳以後人抄啓之命斷自宸衷將有昭雪息
也當將順奉承之不暇而洪暹時為判禁府事強有何等人
抄啓之稟至舉武定寶鑑而為之辭使上遂生疑沮之心
卒使蒙恩者絕少暹不喜善類嘗祗已卯士林之事今亦非
不知乙巳之禍萬古含冤而欲為沮遏之計物議憤之後知
為公論所不容而懇辭請適

○以李後白為議政府檢詳閏時中為弘文館校理李海壽為
修撰柳之蕃加嘉義金允閔加嘉善孫士鈞揚禮壽金世佑並
加通政柳之蕃以
下皆舊官○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酉藥房提調等問安傳曰咳嗽時未快差矣○上引見鈴平
府院君尹溉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沈通源右議政李瑩等

上謂大臣等曰頃者引見大臣之時以國本之事啓之予方在
疾中未盡詳答厥後病勢彌留人心危疑大臣等累啓內殿欲

為決定故自內勢不得已舉名書下今則予仰荷皇天祖宗
之默佑幾危而復甦國本之誕生固當佇望今不可更有他議
也曾欲以此意面諭于卿等姑待予氣候加蘇故今始言之浚
慶啓曰頃者上候彌留之時羣臣罔極妄出悶迫之計至今羣
臣極為惶恐當初取稟之時必欲其決定之意則雖夢寐中亦
無有也只欲自上深忠而預為之所矣因出袖中大學衍義
以灌文帝時有司請蚤建太子事啓曰臣觀此書有論建立宜早
之事故敢此持啓幸賜睿鑑上將引見大臣浚慶等惶懼無以
對吏曹叅判閱其袖大學衍
義定國本一篇以授曰當亦上前以此開讀則廢幾聖
上知曩日之計出於為國而無後患也浚慶遂以是書進啓又
啓曰前於引見之時遑遽未及詳察以高麗成宗穆宗之事書
啓今更考之則非穆宗乃敬宗也錯記而啓至為惶恐且敬宗
軟弱之君也惟此一事為能早斷故啓之矣尹溉啓曰昔宋仁
宗違豫中外憂懼宰相文彥博以建儲事累勸於仁宗疾瘳而
止頃者大臣亦因宗社大計而啓實出於下情之痛迫故耳
上曰自古皆以國本為重故古之人君率多預定儲副頃者之

事雖因不得已而為之然亦是蒼黃中錯料之事浚慶又啓曰
宋之人君有於春秋方少時預以建儲為憂或養於宮中或高
其官爵其意有在仁宗定國本時年二十六高宗則二十三當
時豈必以其終無繼嗣而然哉只為人心而已頃於罔極之際
敢啓憫迫之計者亦豈有他哉實欲鎮人心耳 上曰禁府罪
人王福當初以金石連之誣告刑訊定配又以遲留中路之罪
還繫獄中其罪必不至死 文定王后臨御時嘗曰王福之罪
若至於死則不無冤憫予丁寧聞此教矣近日雖屢赦不得蒙
宥三年內必無啓覆予以為當決杖雖不還配于濟州欲減死
定配他道浚慶啓曰王福以迷劣之人聽清原君韓景祿之所
誘以至留連而已非王福專犯之罪也○弘文館副提學金貴
榮等上疏曰伏以 殿下以有為之資居可致之位內無聲色
之玩外絕遊畋之好勵精圖理不遑暇食大平之治指日可待
而不幸權倖作孽奸兒擅命蠲棘清明荼毒生靈太阿倒持而
不自覺上澤壅遏而不下流使 殿下願治之心迄未見效使

陛下克紹之業幾於忽諸所賴上天陰騭祖宗默佑公論自

激李權睿斷不疑六奸李權權李權信李權李李權慎李權慎李權忠李權誠李權被竄於前元元兇元見元

逐於後輿憤一洩萬目欣觀此正殿一當大變革之時有大

驚動之心而向來二十年掣肘於權奸者宜一切改絃易轍棄

其舊而新是圖也然邦本已搖而存者無幾國脉就削而不絕

如淺今欲轉累卵之危奠安盤石回既倒之瀾匯為安流其該

施注措之際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嗚呼否往泰來時不

可失實我殿下及始更端之一大機會而天命之去就人心

之離合正在於今日今日之所當先務者臣等謹為殿下筆

之臣等聞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者出於人

情之本然而志意不定則守善而或移義理不明則多聽而易

感出入乎公私之間者鮮有不失其正者必也好善而如好好

色惡惡而如惡惡臭朝廷之所共是者是之所共非者非之不

以一已之私意為之取舍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今者權奸

一去萬姓同歡是殿下之好惡即民之好惡唯仁人能好人

能惡人者此也然而是非或不明确取舍或不定則因循歲月之
久浸潤諧慝之來尺霧之障一指之蔽難保其必無此理則安
知所好者變而為惡所惡者變而為好終至於拂人性而災必
速乎人心惟危操舍無常一念之差天壤為之易處可不懼哉
伏願 殿下明義理定志意以保好惡之終始臣等聞易以
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泰者通而治也否者
閉而亂也邪正之進退治亂之所由判也蓋光明正大疏暢通
達惟義之從不為苟合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倏閃狡獪惟利
所在阿意取容者必小人也故君子難親而易踈小人易進
而難退唯明主能辨其此正彼邪去之勿疑用之勿貳今者權奸
一退朝廷相賀是 殿下邪正之辨有如明鏡之洞照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者此其時也然而奸邪之徒其心險其計巧子態
萬狀而人莫能知旁蹊回逕而人莫能禦乘其偏聽入于左腹
未必不有其隙則安知不以正為邪以邪為正終至於進退失宜
降其國於暗昧乎而况前者雖祛後者可畏唯在 聖明辨之

於早折其奸孽任老成為腹心以除壅蔽之姦不亦宜乎伏願
殿下辨曲直審用捨以謹邪正之道臣等聞書曰惟治亂在庶
官王者設官以待賢能非苟取充位而已隨其才器之長短責
其職任之閑劇一命之士無非愛物百司之吏皆得其人然
後庶績其凝治道以立近年以來公道板蕩仕路溷濁不為官
擇人唯為人擇官以請囑之親疎為智愚以折簡之高下為賢不
肖銓曹為執簿之官王爵為營私之具甚至於身事霍家之奴
而齒於衣冠乞哀東郭之間而驕其妻妾名登薦書者半是
癡騃之童旅進朝行者率多頑鈍之輩瘵官病民無所不至妨
賢害治莫此為甚今者權奸既除庶政一新誠宜恢張公道絕
去私謁汰其趨競者而去之引其恬退者而庸之則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不獨專美於前世矣伏願 殿下杜請托之門以清
仕路臣等聞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人無廉恥馬牛而襟
裾國非禮義諸夏而夷狄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孰不知非義之不
可取無恥之為可鄙外誘易蔽隨時所尚積習難革終無以

不為為人上而導率風化者可不慎哉近年以來大防一毀濁漳
橫流公卿倡之士大夫效之始而驚中而恠其終也恬若固有
古以關節為煩今焉臧獲之必取古以苞苴為恥今焉田宅而
無厭流俗靡靡向下而益偷此何等世道而忍見於昭代耶今
者權奸去朝宿弊無留誠宜滌其舊染咸與維新嚴賊汙之法
獎清白之節則捐金子谷投璧于淵不獨專誦於古人矣伏願
殿下礪廉恥之道以抑貪風臣等聞記曰內言不出於梱外言
不入於梱蓋國之本在家家不理則國無以治閨門斬斬內外
有截然後本原得其正而治化可以達矣不然肘腋之親易於
干寵姻婭之屬藉以市恩陰邪有所夤緣讒說得以恣行
君心易溺國事日紊未知今日苞苴不達耶女謁不行歟禁掖
之事外臣所不敢知內人諺書至傳於桑門之遠則據此一事
決知其宮庭之不肅矣因仍苟且不革此弊則瑣瑣之徒傍窺
側睨 殿下之一動一靜外人無不知之而况權奸退伏日伺
間隙交通婦寺探試淺深潛移默奪一為所撓則後日之患有

不可勝言伏願 殿下肅宮闈以整內治臣等聞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尊卑不可有踰貴賤不可易位此所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者也名分一紊則禮法隨毀賤妨貴庶凌嫡其流之弊必至於臣僭其君不奪而不厭矣頃者權奸怙寵誣罔君上至以淫穢之妻濫竊夫人之號使 祖宗金石之典一朝墮地冠屨倒置誠非細故而不可賜改正是區區之名分 殿下自毀之也偏而生儲漸不可長人紀滅裂王綱陵夷則千名犯分接踵而起國非其國而亡無日矣伏願殿下正名分以絕陵僭臣等聞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惠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被其害貪暴之極甘死於猛虎撫字之勤頌戴為父母故先生務擇臨民之長專委字牧之任使之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今之民生可謂感矣貪官暴吏設迹於權貴之家竭其財力以應徵索專務已肥遑恤民瘠羣羊一狼恣其啖食加以水旱連仍徭役煩重哀我無辜于何從穀今則權奸見黜民害漸祛如出水火之

中僅延呻吟之命若不以慈祥愷悌者為之拊循則瑣屑子遺
之殘民更無蘇息之望矣伏願 殿下擇守令以恤民隱臣等
聞將者三軍之司命將非其人兵不為用必也與士卒同甘苦
結之以仁愛教之以操鍊節其勞使有餘力養其勇以待可用
然後士卒之視將帥如子弟之衛父兄以守則安邊固圉以戰
則摧堅陷陣無不如志矣今之民生可謂困矣處置三邊節制
水陸者率皆權門廝隸之徒諧價輸錢甚於晚唐之債帥擊牛
饗士未見趙北之良將剋剝是急撫養餘事加以南倭有勃慢
之語北戎著陵侮之漸綢繆之策其可緩乎今則權奸已並人
皆思奮若不罷黜麤悍獎拔智勇則邊上士卒將盡於侵毒之
手而塞外夷落永絕欵附之心矣伏願 殿下選將帥以撫軍
卒臣等聞災變之作民冤名之也窮閭鄙屋之民困於賦歛之
苛迫於隣族之逮豪勢之所侵陵猾吏之所誅求結冤含憤無
所控訴叫號於深山僻野之中者不知其幾而加以內需開投
托之門而逋逃是萃僧徒藉兩宗之勢而戕殺無忌至於權奸

竊柄斂怨為德張其氣焰而坐奪田民縱其悍奴而橫行列邑
掠人妻女焚人廬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村落蕭然有同亂政
之時豈不傷天地之和而召水旱之災乎嗚呼乖氣致異和
氣致祥東海有孝婦之冤而三年大旱真卿決平原之獄而大雨
隨至感召之理無毫髮爽伏願 殿下伸冤枉以盡弭災之實
臣聞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蓋縱欲必歸於濫觴怙侈必至於滅
義耳目口鼻之欲無窮而驕淫矜誇之習易成悖禮亂法糜財
蕩業小則覆其家大則亡其國豈不大可畏哉近年以來奢麗
成風上自公卿下至士庶飲食無度衣服無章倡優之賤而身
被錦綉販賞之徒而口厭梁肉章縫而遊庠序者輕肥是尚冠
帶而立朝行者華靡相加加以權奸久據具瞻務極奢僭敝毀
風化聯坊甲第侔擬乎宮闕列案珍羞倍蓰於內厨識者寒心
豈止賈誼之流涕而已哉嗚呼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天下以膏
梁為羞宮中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轉移之機只在
於躬行以導迪之耳然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伏願 殿下

禁奢侈以示崇儉之德臣等聞忠言人主之藥石士氣國家之
根本言路開興王之祥也士氣振治世之象也故明主優容而
培養之庸君拂逆而摧折之治亂之分實係於此夫以剛大之
氣必寓於忠直之論始有所樹立焉若忠言不見用則義氣無
所寓不至於委靡則必至於過激然寧失於激不欲其靡西京
之季東漢之末可以鑑乎近來公論繼毀奸兇踵去言路塞而
旋開士氣餒而復振第以妖僧道誅舉國同憤至於遠方韋布
至集闕下剝肝瀝血盡言不諱亦見 殿下從前扶植之力而
牢拒至此臺諫論執大繫國是而經旬伏閣亦未蒙允此謂詭
詭之色拒人於千里國家之元氣豈不沮喪哉伏願 殿下開
納直言振作士氣臣等聞天下之事雖多而應之必有其要人
君以眇然之身御萬幾之煩不必規規於事為察察於細瑣唯
在揔攬權綱責成羣工端冕凝旒於九重之上而風行草偃於
千里之外矣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者正以此也 殿下明目達
聰兼視廣聽加以至誠克勤日昃不暇些少之務或侵有司不

急之事動煩 聖慮恐非固知庶慎之道而况方在哀疚 王
候屢懇切宜清心息慮順養精神玩經觀史涵泳義理要使出
治之源常為澄澈而接物之際自無膠擾之患矣適起居之宜
保其身體責委任之專效其職事則心逸日休可享康寧之福
簡以御煩自無叢脞之弊矣伏願 殿下揔攬權綱安保 聖
躬嗚呼凡此十有二條無非今日之切務而皆 殿下之所當
警動自省者也 殿下誠能勉強力行如上所陳則身修而家
齊家齊而國治帝王之能事畢矣其所以行之之本則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而四方
萬民莫不一於正矣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論思適值去奸之日
亦一為政之初也惓惓愛君之誠不能自已敢獻一得之遇冀
裨維新之治伏願殿下垂察焉答曰觀此十有二條之疏辭
正是當今愛君之謹論予雖不敏豈不嘉納但內書傳於桑門
之事非予所知也投托之輩每以內需言之然必該司詳察然
及側歸於內需內需則收貢而已濟州遠黜之僧今不可論也

疏意當留意焉

甲戌日暈

乙亥藥房提調等問安傳曰咳嗽未珍心熱往來氣體時未快

蘇矣○諫院啓曰鏡城判官為兵使留鎮每差文官以杜下人

作弊今者差遣武官必不能堪任請新判官李鎰適差以曾經

臺諫侍從之人擇道谷曰如啓○憲府啓曰同知姜暹性輕佻

身不謹頃為守墓官時多行鄙陋細瑣之事以利於已奉使朝

京多賀綾段其兄暉為水原府使府有元惡吏彼內常死暹受

其昧囁諸豈故以順懷世子守墓官於小祥得授嘉義又於大

之其無狀類此祥陞資憲此雖出於聖上為順懷別施恩典之至情而禮文

不能無等級之殊恩數又從而異焉則世子守墓之官固不

得與大王守陵官同其恩賞也若不顧禮之等級而混施恩

數則非徒爵賞虛濫無以勸人而亦不得無議於後世矣當初

守墓官差定時至以二品之人啓下物情皆以為未便而今授

資憲重加物情尤為未便請姜暹資憲加改正都承旨朴啓賢

以藥房副提調之故得授嘉義賞加此乃醫官及他提調等一

例恩典也然啓賢既於去朔授嘉善

文定王后下玄宮時啓賢以擇官侍衛授嘉善賞加

於今月授嘉善一朔之內連受重加自古恩賞之濫未有若此

之甚者也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啓賢嘉善加改正江原監司申

汝棕

人眩於是非與尹春年交結同踐清顯馴致宰列已取譏於有識頃為監司時捧沈通源簡而為之聞者鄙之

前為水原府使時本府居私奴表倫恃其主尹元衡威勢或奪

人土田或奪人奴婢或奪人牛馬聞良民女子有色則必劫奪

強奸窮兇極惡無所不至本邑及隣近官百姓不勝其侵害為

邑主者所當按治而汝棕畏其勢焰若不聞知至於俞孝元稱

名人以表倫之誣訴被囚於本府受刑一次之後多率班奴擅

入獄中亂打孝元滿身有傷仍致物故事狀首末備露於孝元

屍親鄭三才之訴狀臣等捉致水原刑獄吏率而推詰則表倫

之打殺明白無疑汝棕身為一邑之主使勢家奴子擅入官獄

打殺人命而怯於權勢掩匿不發其罪大矣而至今安心度日

恬不為恥物情痛憤不可任其方伯請罷其職近來國綱解弛

人不畏法守令汎濫貪汚成風官庫財穀公然偷竊而獲為不

足調發民丁築堰作田以為子孫無窮之計弊習已成極為寒心
延安府使李叔男本以貪賊之賊性又暴悍取尹元衡婢妾女作
妾之後憑藉勢益長驕橫一邑之穀輸運無餘剝盡民血之餘又
生作田之計盡發一邑之民廣築三重之堰周回闊遠一望無際
又於平山海州連境兩處築堰作田經營此役之繁民生之怨
苦為如何哉有一本邑之民不勝其苦欲訴冤於法司而叔男
知而捉致極加侵暴以致斃死聞者驚駭請李叔男永不叙用
其三處所築之田皆出於民實非叔男之物也請令本道監司以
都事親審摘奸無遺打量詳錄其數啓聞後令戶曹處置答曰
姜暹特加事予已量授不必改正不允都承旨一朔內連受加資
數則數矣而前者提調例皆加資獨不授加亦似異焉故並授加
矣不允申汝悰罷職似過只適差李叔男永不叙用太重治人何
至如此之甚乎罷職不叙可也永不叙用則不允餘事如啓○平

安道祥原地震

丙子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丑藥房提調問安荅曰咳嗽之證時未快差○左副承旨洪
仁慶以委官意意啓曰凡獄事當先囚正犯人然後推閱事干
例也金氏致害之人無逃避之疑故姑推事干仇瑟等各人從
蘭貞拈揮殺金氏事狀明白無疑請蘭貞拿囚推鞫傳曰近年
人心頑詐仇瑟等雖推調於蘭貞蘭貞豈親殺金氏而亦豈至
於教誘婢子乎不允○政院以成館均進士成子深等疏入啓
傳曰予意盡諭于前日今復有向言乎不允政院以此意傳諭
儒生又以咸興文會堂儒生文翰水原儒生魚季城驪州儒生
朴元亮臨陂儒生李從龍等疏入啓皆請誅普雨也傳曰普雨
已定其罪今不可追論以此意諭于儒生○平安道祥原等地
震

戊寅藥房提調等問安荅曰近日日候不調感冒易作去夜有熱
不安今雖稍解咳嗽喘急時未安矣

己卯藥房提調等問安荅曰予證時未快差○預議政李浚慶
右議政李蕙問安荅曰予本弱質經大病之後又因時令感冒

證不意發熱今則小歇耳○四方沈霧

庚辰夜流星出羽林星入北落師門星下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巳日暈兩珥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午傳于政廳曰國家用人最重勿牽請囑百執事更加精選孝行之人為先擢用納穀者亦不專廢守令則以慈祥之人十分擇擬侍從耳目之官則尤當別擇注擬且外方守令中有名望可用文臣及曾經清顯之職若無瑕疵者則並擬清班○以朴淳為司憲府大司憲閔箕為漢城府判尹皆特命李鐸為吏曹參判李陽元為兵曹參議朴承任為兵曹參知任呂為承政院右副承旨俞泓為同副承旨朴應男為司諫院大司諫金繼輝為司憲府執義李後白為議政府舍人

癸未夜乾方有電光平安道中和祥原平壤甑山雷電兩電

甲申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酉委官李贊啓曰前日加刑人今皆物故只有注巨里蘭貞

毒殺金氏事狀一家婢子已盡直招召然無疑請蘭貞拿來
畢獄事傳曰觀此獄辭似出於讎怨婢子等今皆物故當止此
而已不必拿推蘭貞也

史臣曰元衡欲以妾為妻密囑于 文定王后命以蘭貞為夫
人嫡妾之分紊而人紀滅矣蘭貞既為夫人而又慮金氏尚
在將軋已置毒以戕之夫殺人者死不易之常法以路人而
殺路人亦云慘矣况以孽妾戕主母綱常一之大變也元衡既
敗公論繼發亦云幸矣而猶未能鞫其罪而正其律可勝惜
哉

○兩司啓曰蘭貞毒殺主母之狀昭著於婢僕之招即當依法
拿鞫而事干之人幾盡杖斃正犯之人尚不拿問非徒有乖於
訊囚之法使綱常重罪之人久延喘息於覆載之間物情極為憤
鬱請蘭貞拿推以正王法荅曰觀此獄事似出於讎怨蘭貞豈
有毒殺其被黜之主母乎不允經月論啓不允○慶尚道密陽清
道梁山昌原地震

丙戌諫院啓曰臣等伏覩傳教內侍府尚幣申熙呂興瑞尚烜金紀文所犯之罪皆涉於不敬極為駭愕宦寺驕縱之習在古所患其漸不可不杜請下禁府推鞫答曰如啓○日暈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亥平安道祥原地震

戊子弘文館直提學李拱等上劄曰伏以一人之罪而所繫甚重一法之廢而所關至重苟或徇私毀法有罪不問則為惡者莫懲而將至於滅人紀亂國綱矣今者蘭貞之毒殺金氏舉國之人莫不痛憤事干之供一無可疑則正犯之拿鞫法所不已而大臣屢啓而不允兩司交章而不從此羣情之所共憫鬱者也夫以妻而殺主母綱常之大變訊囚交三省王獄之最重事干之供雖或未備而正犯之人亦不可不問况證左已明而不問其正犯者乎仇慝之招已悉於該曹平問之際猶非之供畢輸於王府始鞫之日則其不出於讎怨與傳播也明矣蘭貞以妖淫之物肆蠱惑之術專寵廢嫡而已為夫人則殺其主母此其

漸也干名犯分其志已潛通謀置毒其禍始大此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寵既專矣而猶欲其廢也則廢之而又謀殺之以為後
日之計者有何疑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而舜不能禁者法有
一定則天子不得私有司不敢廢而惟天下公焉耳天子之父殺
人猶不得赦而况戚畹之一賤妾乎近來世道日降風俗漸惡
奴而謀主人莫之懲也今有綱常莫大之罪而猶不正王法則
是壞法亂紀自朝廷啓矣伏願 殿下亟從公論以正王法荅曰
不允○全羅道臨陂雷沃溝千方山躑躅花盛開平安道祥原
地震

已丑憲府啓曰釜山浦乃倭人通市之地商販雲集奸濫多途必
以廉謹威望之人為僉使然後可以內革積弊外撫夷人而僉使
李廷麒庸劣狂妄為人所賤如此重任決不能堪請命適其職
別為擇差荅曰並如啓

庚午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卯弘文館上箚請食鞠蘭貞不允

壬辰成川府使鄭磧上疏曰伏以大逆天下萬世之所共誅不
可以歲月之以遠輕釋於一時也今者鴻恩大霽中外胥悅而
疏通之舉至及於己已錄坐臣不勝驚駭然必 殿下一視同
仁之盛心已成之命不必追改而事有失宜於人心者如臣則
不得不白於 聖明之下也衛社之勲先臣順朋實居第一當
時之事臣雖弱冠靡不與知如盧守慎等初不出逆黨之供只
以名重一世為浮薄徒所推許橫罹於數年之後投畀絕島非
其罪也定難紀中不載其罪名此有所辨明也若柳希春方在
言官雖云有失及見先臣疏章始知其事愕然追悔其本心必
不至與聞也且白仁傑不知 宗社大幾妄論密旨之非固可
非也然當危疑之際獨立抗言非剛而能若是乎先臣知其無他
欲更以為臺諫為他議所沮如此等人非止一二皆非情犯之
辜又有適用之才而廢錮至於二十年之以所謂天地之大猶
有所憾也至於柳堪事臣亦嘗聞其實矣非以武定寶鑑為不
闕之書吏曹印冊之吏濫竊紙地者又請印紙堪乘怒叱之曰

又欲偷紙乎何用印冊為倉卒一言適當寶鑑之印傍觀同列

堪不薦鄭浚于天官浚尹元衡妻蘭貞之從兄也韓愈源欲釀

成其罪而并及平日見忤之人李元終無自明之路情可憫也

伏願 聖明垂察焉先臣平生憂國之誠臨之質之炳然無愧

兩作相之後同功者居上事皆自專凡先臣所欲為動被掣

肘悒悒齎志而終臣之悲慟寧有紀極臣之遇事輒論非敢以

要名進取蓋所以遵先臣遺意報 殿下固極之恩也臣非不

欲早言於前日而勢有阻礙未能開口矣今當遠離略陳所懷

伏願 殿下垂察焉傳曰觀此啓辭自上徐當量處時元論方

騰欲雪乙巳無罪之人磧揣入心之憤遽上此疏入莫不唾鄙

史臣曰乙巳之禍殞之父順朋倡之觀其病中一疏其兇謫

慘毒之狀傳之萬世如見其肺肝豈難知乎磧於其時年甫

弱冠陰刻成姓戕伐才長世云順朋此疏或出於磧手乃父

常懷鬼蜮之謀次以一個打盡士林而無形可搆無量可乘

積兇給惡蓋非一日方 仁廟賓天之後乘 主上幼冲遂

與林百齡尹元衡李芑等締結心腹首尾相應欲以叛逆之名箝制萬夫之口而人心不定抑遏不得於是密令磧晨夜往來於百齡衡芑之家百般羅織磧遂先意迎事左右宜之凡老奸陰計之所未到者磧必先領會順朋每事咨詢焉磧之兄礪善人也憫其父之為惡至此日夜泣諫順朋恐其敗事與磧謀殺之礪之一生多在山中抱閹以沒至今士類悲之及其兇謀既遂士林魚肉錄其功曰定難衛社以順朋為首而磧亦參焉奔走之勞也磧嘗在勳府題其壁上曰乙巳之秋國有憂群賢協力保金甌試看壁上題名處吾父之名最上頭元衡伏罪之後又以此疏救白仁傑盧守慎等曰此實先臣順朋之意也方白仁傑論密旨之非上觸 慈殿之怒順朋嘗於收議以為當罪之而反謂順朋欲更以為臺諫國人之耳目其可欺乎甚矣梟獍之雛敢於罔上也至於閭巷廣衆之中則攘臂大倡曰乙巳之人以罪罪之而今有伸救之議是以 先后所為為謬舉其可乎遂潛搆無形之言將造亂基禍朝廷欲加之罪而恐不能

感動 上心益成厲階姑除外職而俾無形迹于磧一介賤夫
其罪惡又如此而朝廷公論不得行爲豈不傷心哉

○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巳以尹毅中為弘文館副提學安自裕為吏曹佐郎○平安
道祥原地大震

十一月甲午朔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未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申平安道祥原地震

戊戌憲府啓曰今年凶歉極為慘酷唯湖嶺二南雖曰稍稔太
半不實之餘六道秋穫纔畢已告艱食列邑守令欲納種子還
上而民猶不堪流亡相繼閭里一空此必不為寇盜則將填溝
壑方今外有邊虞內有饑氓此固國家之深憂賑救安集之策
宜早措置期於必活使無餓孍不可循常按例徒示文具而已
請差出賑恤使速備救荒之策答曰依允○以成世章為刑曹
叅判李澤為平安道觀察使李後白朴栗為司憲府掌令○平

安道祥原地大震

庚子憲府啓曰朝著清明由於仕路之不雜任路不雜唯在銓

曹選選至公而已頃者自上洞照時弊特命銓曹勿牽世俗之

請精選百執事 天語一頒瞻聽俱聳舊涿之汚佇望洗盡在

朝羣臣所當將順盛意之不暇豈敢更以已私囑於銓官銓官

亦安得拘牽弊習強從私請哉然 上教纔降墨迹未乾而銓

衡之注擬尚未免掣肘於請托末俗痼弊變改無期至為寒心

請吏曹堂上判書吳謙參判陳寔色郎廳正郎奇大外推考十月二

謙強以金英陵參奉有闕郎廳請擬孝行之人判書吳谷曰如啓

辛丑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寅憲府啓曰平安一道境接戎夏所謂國之西門關防之重

倍於他路况今不無外警邊報漸至上土界西海坪胡人相率

月前兵使金德龍命虞候奉所等往探其地胡人先處要害以

逆擊之奉所等奔窟道還僅以身免一行軍馬死者幾至百餘

以聞軍旅備禦之事雖有兵使主之此非平時不可循常獨任

兵使當以監司兼巡察使使節制彌令有所歸也新觀察使李

澤歷法西北重鎮撫人器雖合但爵秩下於金秀文難悉節制

之任請命適其職擇遣位望崇重之人委以經略之任諫院亦

啓之答曰如啓○郭屹為濟州牧使南致勤屢任邊關頗事利

探突以厚利遂至超擢防禦湖南殺人甚多討捕聞西害及難

滿載唐物因風飄泊盡域之後金銀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丁

應斗故贊成王身也應斗嗜利性又早論無建白巨救之事

崇顯及探之敗恐被物論奔走乞哀無所不至雖年少之為平

安道觀察使柳永吉浮藻為平安道都事○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卯平安道祥原地震

甲辰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巳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午左贊成洪暹故議政彥躬子也廉靜無求不好後靡見忤於

公論頃者上疾革而復大霽鴻恩乙巳以後被罪人等欲為

解承令禁府抄啓命下之日朝野咸喜宥在之得伸而回啓之

疑編竟不放私不恤公議之久憤語甚回曲上心獨啓曰臣素多

心疾臨事輒眩自知不堪供職而貪戀恩眷龜勉從仕况禁府

長官體統所係苟非其人虧損不細臣自癸亥九月始判禁府
于今幾滿三載不但以一人久於一任為未安而粗率舛錯被
人譏議者亦多猶復冒處無恥之誚已為頽厚而王府重任從
此反輕請命帝判府事傳曰卿以為不職固非不堪有何誤事
乎不可適差勿辭至於三啓從之○尹元衡妾蘭貞自殺毒殺
情迹昭著無疑人所共知持畏元衡不敢發神人之憤不日月
矣事干彈子等盡招其陰狡兇慘之秘計蘭貞自知不道天誅
常佩毒藥曰事勢至此以來拿我吾當作藥而死適有禁府都
事以拿平安道鎮將遠馬于金郊驛元衡家奴奔告曰部事即
今來笑元衡號哭岡知所措貞曰受制心入不如其肯令醫負
死且貞之罪非但毒殺主母既陞夫人之後疽發其背令醫負
朱潤德針破潤德破以細針屢吮其痂以挑其心自此潤德出入
無防頗有魏聲而元衡獨不之疑視之猶子人莫不譏元衡之
也見賣

○平安道祥原地震

已酉憲府啓曰兩南監司帶行軍官自有事變以後乙卯倭變
官權設成例然一二武士其於軍務別無措置之益而列邑貽
弊固為多狀物議皆以為宜罷因循至今極為未便若有邊虞
則可於本道內出身武班臨時帶行亦足辦事平日不須預率
徒煩驛路請兩南監司軍官勿令帶行答曰此事令兵曹量處

○諫院啓曰古之善為國者雖有外侮必先壯內其慮深矣近
 因邊報急於備禦西海坪敗還後以金秀文為兵分民江邊侍衛
 之士外臬桀之人盡出于邊本根之地似為虛疎恐非衛國之
 義也請令兵曹一應軍官及鎮堡赴戍之人商量抄送且臣等
 欲擇遣平安道觀察使都事者以本道方有兵端不可不重為
 之慮也新都事柳永吉壯但望輕爵秩亦卑殊無委擇之意請
 柳永吉適差以曾經侍從臺諫秩高有名望之人擇遣答曰並
 如啓○平安道祥原地震

庚戌以金明胤為判敦寧府事兼判義禁府事成義國為入議

年少之時受學於李徽恩義無噓及其出身又蒙吹噓之力歷
 日清顯出入門下無異子弟徽之卒視如路人之喪一不往吊
 又頻謁李芑為承政院都承旨崔顯為議政府舍人宋賀為平
 有卑論之事

安道都事傳于政院曰百官陪祭雖平時陪祭尚不可緩慢
 况今文德殿三年內陪祭尤當敬謹之事也近年以來習尚
 怠惰予親進不進單子堂上以上陪祭人負不多或有累度不
 進者老病宰相則已矣其餘各別考察事於憲府城上所言之

大司諫朴應男

輔德紹之子也謙慎寡言操履端方敦厚徐

昂但吝吝雖有窮族

約不事俗靡趨向亦正生最堅確不隨人

曾不周給人以是短

之執義金繼輝天資聰明詞鋒敏瞻尤長

官雖清顯常如布衣

戊午春以金弘度交遊之故罷逐居于連

山窮不自存卿人慕其清苦執父之喪送終祭祀能政其誠

司諫李訥獻納韓孝友正言任壽臣權克禮啓曰陪祭不祭在

職未安請命適啓曰勿辭

物論退待憲府啓請出仕啓曰如啓

辛亥大司諫朴淳

右戶祐之子也天資清秀才氣超邁博覽羣

之氣制行端方動遵禮法平居未嘗有惰容執親之喪

年祭祀必誠卿黨稱其孝遇事剛果議論明辛酉年

林濂為其父百齡請論于朝時以弘文應教議論

不避權奸彈論元衡罪惡掌令朴栗李後白禮自持動止有則

辭色慷慨時稱剛正直上

禮自持動止有則

心存淡泊未嘗干進

志觀書所學甚精詩文豪健人多稱誦

持平河晉寶啓曰陪祭不祭人負本府時方抄出將為推治而

執義金繼輝以不祭陪祭引嫌不仕臣等妄料啓請出仕在他

人則推治在同僚則容護其失法官之體甚矣不可在職請命

適臣等之職啓曰未及詳察勿辭

○光平君金明胤啓曰禁府堂上之任皆為重難而長官之任尤為關重決非衰老小臣所

可堪任伏願亟命適差以授可堪之人又啓曰臣於癸丑年得
兼義禁府同知事甲寅歲陞為知事得見禁府罪人之名書諸
壁上而其罪名各書其名下其中不干於逆類者多有之蓋指

慎丁廣柳希春金鸞祥李大啓韓謝李震尹剛元李燦金忠甲
白仁榮黃博李堪閔起文權勿宋希奎柳堪李元祿也右人皆
惟於李苞尹元衡丁卡已酉年目以誑誘邪論
不止追論定罪一時士林咸寃其無罪見膺此時適有災變

自 上避殿減膳仍有疏放之命後數日御經筵臣亦入侍下

問召災之由左右各陳其所懷臣欲陳禁府罪人之事先啓之

且 聖明之時罪人之多固非美事臣見任禁府之官目覩罪

人之名則不涉亂逆者亦多幸酌其輕重原免之何如如是啓

之未蒙允許便懷惶恐之心更不陳達而退頃日成川府使鄭

磻為人浮誕隨事反覆言不可信人多畏忌恃以驕
慢侮一世又有不近人情之事厚論是非過事輒疏到臣家

告辭仍語臣曰磻於乙巳歲年纔弱冠而尚然聞先父之言其

言曰近日被罪人中不干於逆類者非止一二心欲啓達而牽

於左右不果也深以為恨云言猶在耳未忘于懷今當遠離

玉陛欲以此意啓達未知此意如何臣曰予懷亦如是以爾聞於

先父之言謬達何傷乎後數日聞礪已疏陳之未審 聖意何

如也前者大頒鴻恩凡放免者皆是雜犯而禁府罪人則雖最

輕歇無一人見原者此豈 聖上欽恤之本意乎臣以無似濫

蒙卯育之恩叨叅山河之誓義同休戚欲效愚忠而年齡已高

疾病亦多溘先朝露而逝則更無可陳之日今適以辭免事來

啓仍憶前日見罪人之名又念鄭礪之言敢此啓達幸引見

大臣講究被譴者罪目輕重以開伸雪之路何如

人所共知至是兀衡已融八公言乙已被罪者之寃
明節與鄭礪首為是說以求媚於公論人皆笑罵

史臣曰方李芑元衡行宵臆羅織之時刀鉅之濫構陷之慘極

矣明胤乃身先告變誣陷無辜之人大起士林之禍今者啓達

勤勤至此何前後又覆之有異也是務合時論欲掩前愆之所

致也豈其本心也哉

荅曰勿辭頃因鄭礪疏大槩荅之徐當量處矣○弘文館副提

舉尹毅中等上劄曰伏以文德殿陪祭人負除雜故進祭自

有恒例執義金繼輝以家行時祭不叅勢難糾劾他人而府

啟請出仕似涉苟且臺諫小有未安之事例必陳達而諫院之

貞既以事故不參傳教之後始為避嫌亦失事體持平鄭淹判

萬鍾之子也為人端慤外請大司憲朴淳以下大司諫朴應男

以下並命逆差各曰如啟○以朴啟賢為司憲府大司憲朴淳

為漢城府右尹李陽元為司諫院大司諫朴應男為兵曹參議

柳堧為司憲府執義金繼輝為弘文館應教沈義謙為司諫院

司諫李暨為人廉靜不煩撫恤宗族不惜已財安宗道論附手探圖疇清班探敗

譏刺醜然冒處為司憲府掌令李後白為弘文館副應教李詡

為副校理鄭惟一安東人也受業於退溪之為司憲府持平李

忠綽為司諫院獻納金命元李珥性稟純謹聰明絕人年纔七

以神童及長遊遊山水肅詠自得有遠舉之志為正言○尹元

衡死于江陰初元衡被論免相猶遲留數日乃出東郊外聞眾

怨不止公議尤激度其終不得免且慮家儲散失乘昏夜乘轎

如婦人行入都門還家仍與其妻蘭貞往處于江陰田舍自見

蘭貞之死遂憤惋亦死元衡受列士林積惡窮兇久道天誅以

至今日卒以蹙迫而死朝野咸快一敗之後仇家成羣爭訟攘奪之物朝廷亦知其然乃移文各道差官刷給本主其家亦不勝侵告 上以有衛社功賜葬三等禮

史臣曰前代權奸罪惡通天如元衡者鮮矣 中宗末年見仁宗在東宮無嗣與兄元老胥動浮言動搖儲副而 文定內主其議於是有一大小尹之說 中宗以憂薨或云東宮失火皆元衡等所為其志兇且慘矣及仁宗薨逼迫尹任出不自安卒以尹任為有異心實元衡等醞釀而成之也自是以後士林之有時望者一切貶斥皆以逆黨為名死者相繼明宗既親政猶為 文定所制不得自由而元衡凡有所為必潛通 文定脅制 明宗上憂憤至形於辭色內豎或有知之者元衡厚施宮人皆得其歡故凡 上之一動一靜無不知之一日 上謂內豎曰外親有大罪何以處之蓋指元衡也語遂洩聞於 文定大責之曰非我與元衡 上安得有今日乎 上不敢有所言凡軍國之政多出於元衡 上心

實惡之信任李樛以分其權秉政二十年權傾人主中外輻
輳賄賂盈門富於國儲恐元老權侷於已嗾尹春年上書數
罪致之於死酷愛賤妾棄別正妻竟致鴆殺之變仍以妾為
夫人孽產皆婚嫁於士大夫家恐身死之後猶有議之者力
主要子許通之議以彌縫之一時宰執靡然從之唯任權終
始不從其他凶惡之罪擢髮難盡雖加譴黜得免金木輿情
之憤可勝之哉

壬子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丑傳于京畿觀察使俞絳曰今年畿甸凶歉救荒之事當十
分措置及時賑須卿其申飭列邑盡心為之而各邑飢餓人訪
問書啓○以鄭宗榮為司諫院大司諫高景虛為司諫朴好元為
司憲府掌令黃廷或為司諫院獻納

甲寅傳曰當代衛社功臣及第尹元衡身死喪樞護送于葬地軍
人及禮葬依例為之事言于禮兵曹下諭于京畿監司且以功臣
在諱身死之人別置賻前例考啓

乙卯政院啓曰尹元衡禮葬事依傳教已捧承傳矣考日記

則許磁自於衛社功臣之後心常不快精存形迹庚戌夏李無彊

怨其愛效之被奪謀於李芭構成虛事與李浚慶等並波

逐滿在謫身死時以禮葬護來事傳教而因臺諫所啓以三等禮

葬為之有前例傳曰依例三等為之○以李思曾為平安道兵

馬水軍節度使是年秋西海坪體探時胡人擾險邀擊士卒多

思曾雖宿將年過七十矣非有庶頗馬援之勇李後白為議政府

而擇將必於是人朝廷之無武才可矣舍人○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辰未時太白見於已地京畿長湍豐德平安道順安咸從雷

動平壤江西地震祥原地大震

丁巳京畿監司俞絳啓曰臣巡歷高陽楊州栗川衿川之境道

上未見飢餓之人恐或多或少有不令臣見之為遣下官出入窮

僻之地擇其中尤甚殘戶摘奸則雜穀或二三十斗米五六升儲在

焉詢諸守令則種子還上幾畢捧口食為半未得捧之而各村

尤甚飢民分等名錄已為成冊如獨女老病人欲為別賑令賑恤

官呈手本則一面之中或三四戶或五六戶書呈故時方連續見

聞救之矣但近京之地則或賣柴炭得延旬月之命矣至如遠地則資生之難尤為可慮若及春節則各處飢民流移至集則本道元穀至少兩麥成熟間雖以斗升分之必有罄乏之患誠為憫慮傳曰知道○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戊午傳曰禁府置簿輕罪人等書啓事言于禁府○傳于平安道兵使李思曾曰今方念慮西鄙之時防備諸事卿須盡心措置肅靜邊方撫恤軍卒○大臣及備邊司同議啓曰平安道下送一應軍官及鎮堡赴戍之人商量抄送事傳教矣諫院所啓必先壯內之議此固衛國之深慮臣等當初抄擇之時根本之地與防禦之處不可不慮故禁軍侍衛之士訓練時在之負及兩南散居武士皆不抄出只以其餘閑散武班之人別軍官稱編抄啓除雜故亦不滿七十負矣黃海道軍士年例添防一千名當於明年三月初一日遞還正當飢虜作耗之時其間二三朔更無添戍之兵防禦極為虛疎故去今年上番全朔闕立人中除兩道抄出僅得一百名而內禁衛新取才人二十並抄充

送摠數不滿二百其於守邊之慮猶為疏略勢不可裁減此數

請依前啓入送何如傳曰如啓此意言于諫院○禁府啓曰乙

已被罪之人則各以其罪即定其罪而其後丁未巳酉兩年追

論之人則或因大臣李苞尹元衡所啓或因臺諫所論即捧承傳以

成罪名故其罪名雖與其所犯大不相稱而今不可裁斷仍舊

書啓傳曰知道丁未年安置付處秩盧守慎柳希春金鸞祥韓

奪官爵門外黜送巳酉年安置元李燾極邊安置金忠甲韓灝前○全羅道海南和順雷

巳未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酉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戌未時大白見於巳地

癸亥傳曰觀此平安兵使金守文書狀昌城府使李珪昌內府

人衝火橫行蓋將有邊釁詳察回啓事言于該曹且邊方有釁

則罪人當移內地江界等官定配罪人等權信李碧潼當

移配于內地各官此意言于禁府上不忘李探長公論不

野益知上心之所在士材酒懼士夫之無賴者不無勇

探在諫中常以內屬珍珠誇示於人以不失還朝自期邊方守

令輩皆為辱施探亦出入官府無異平政院啟曰西鄙將有邊

人觀遊到處輒致官始蓋亦有所恃也政院啟曰西鄙將有邊

釁慎劫島丁橫巨濟尹剛亦不移配以邊釁移配罪人無前例故

敢稟傳曰乙卯倭變時則事起倉卒不得預知故兩南罪人不

為移配也舊遠前例令該曹廣考以啓

史臣曰是時西鄙雖有可虞之釁寇未至矣而移配罪人之

命遽下豈有他故哉當初李揆之竄也上雖知其可罪之

狀而亦勉從公論而已其一端眷顧之念蓋未嘗忘焉故諉

以未殺之邊釁欲移諸內郡甚矣小人之難遠而易近也其

平日諛言佞色不有以深結人主之歡心則何以至此可不

畏哉

○未時太白見於巳廿平安道祥原地震

十二月甲子朔憲府啟曰臣等伏見傳教將有邊釁江界等官

定配罪人移配內地假使國家不幸邊氓將死於鋒鏑之下則

當惻然動念盡徙於內地可也負莫大之罪長流四裔以禦魑

魁者今不可移之內郡 聖教一下物情莫不驚疑機關所係

恆為重大請勿考前例還收移配之命答曰雖罪人兵亂若起

則所當移配故欲知前例矣物情如此如啓○諫院啓曰國家

之治罪不一其律而至於罪大惡極之人則雖幸免刑誅而投

畀遐裔一以實其邊一以懲其惡者此乃金石之典故苟非公

論所惜則求作邊氓僵死魑魅之鄉固其所也今者因平安兵

使狀啓特命移配江界等官罪人於內地物情驚駭未知 上

意之所在也外寇未至而西顧之憂先及於罪人之尤者 李傑等也

欲為避亂之所設有邊鄙不靖則使負罪之人得就便地而無

辜之民獨當其鋒哉非但王法一廢不可復振而邊情亦操將

無以鎮之請勿考前例亟收移配之命答曰如啓○弘文館副

提學尹毅中等上劄曰臣等伏見昨日傳教以邊方有釁命移

配罪人于內地臣等竊惑焉流配之人永作邊民有同編戶脫

有外寇充斥之患其去住存亡當與居民而共之豈可以有罪

之人先避未至之亂乎 殿下如傷之念先及於有罪之人而

置良民於必死之地則誰肯為 殿下固守而禦敵哉非徒邊
氓驚動而潰散亦致戎心規知其淺深此豈安邊禦侮之策哉
况罪有輕重而地有遠近罪大惡極之人不能按律定罪只投
有北俾延兇喘既為國家之失刑則移就便近漸啓姦人覬覦
之心恐非去惡能遠之道也邊事之利害物情之疑惑所關甚
大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以鎮一國之心吞曰此事已從臺諫
之論矣

史臣曰是時都下喧言樛作百韻排律備叙往時息養之隆
及今日竄謫之咎送諸沈通源轉達內間將欲乞憐而求還
士林憂之及其有移配之命莫不仰屋竊歎莫知厥終之如
何嗚呼難忘於李樛欲移諸內郡者偏繫之私也即俞於兩
司還收其成命者弗拂之量也能畏公論不遂其非蓋其天
資有過人者矣惜乎初年則元衡導之以誅殺中歲則李樛
導之以逸樂而賢人君子遠焉而不得覩其於十寒而一曝
何哉

○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丑 上命召三公鈴平府院君及禁府堂上鈴平府院君尹

溉領議政李浚慶性嚴重廉潔篤於友愛兄弟相待如朋友行

人多稱之頃者上體未寧之時為國家大計倡立後之議陳

請怨可謂得大臣之體也但陳請啓辭使承旨書之今尹健

不通之史官初左議政沈通源肅郵無識心術不正志在富貴無

恤人議物論鄙之多怨若粘榜街路罵詈不已且尹元衡自知氣

勢孤危欲為攀接暗以金銀珠玉通源甘其厚賂略不辭讓其

副遽起曰吾往守官仍歸于侍藥廳李浚慶讚之曰性彼成何

也事同列之輕侮如此右議政李寅判義禁府事金明胤知義禁

府事宋麒壽營行已温恭不務立異同知義禁府事李捷承命來

會于賓聽 上以禁府及吏曹書啓單子下于賓聽曰近日有

鄭噴上疏亦有判府事啓辭禁府罪人可為疏通者有之故

已令書啓今下單子矣其中遠道者中道中道者近道可放者

放之可給職牒者給職牒公論所在之人卿等商量回啓大臣

及禁府堂上等回啓曰臣等伏見今下單子各人罪名別無指

的顯犯刑迹似皆一時言語議論之發或有見忤於當時執權

之人李芑尹元乘時構陷者李衡等也聖念及此問及臣等仁恩所及

孰不感激第以此等諸人既被以謫今若疏通則此乃大恩命

也恩命所關在下何敢容議乎罪名俱在李冀曰罪名俱在之言似乎未穩去之何

如左右

聖鑑洞照必須

聖斷然後恩出於上人心斯服故

敢啓以罪人書啓單子還入于內有頃以單子付標還下于賓

廳珍島安置盧守慎心地高明學問有源處身行事率履俱南

海安置金鸞祥有孝友鍾城安置柳希春貧稟溫雅以上中選

童移利城付慶韓澍泰安付慶李震巽軟無斷以李霖康津付

慶尹剛元以上近道量移慶興安置柳堪江界安置李元祿李當

芑用權之時雖以猶子之親累斤專擅之非芑啣之陰囑已上

放送前獻納白仁傑性剛直言論慷慨當乙巳兇疑之際前

正郎李湛性聰悟力前都事閔起文前察訪黃博前奉事尹忠

元前牧使宋希奎已上職牒還給李冀若去罪名俱在之言

爛林復亦皆無罪獨不蒙宥是日斯人等俱以無罪之人論廢二

十餘年冤枉既極在下之道固當力陳其曖昧情
狀務釋上心之疑咸被天恩不亦可乎

史臣曰諸公在嶺海二十年一朝量移命下之日愚夫愚婦
莫不決之蓋天理之自然人心寧可誣哉是時盧守慎聞
量移即日登途所蓄孽妾兒子皆置而不顧惟以歸見父母為
急處困不變之操於此益可驗矣李元祿則遲回不發盡賣
其田土資產來時馱載盈路所歷郡邑索出牛馬以運之人
以此鄙之忠元則非士類而其人不足論但當初得罪亦冤
枉耳

史臣曰按回啓之辭乃曰罪名俱在其所謂罪名皆出於羅
織人主豈能洞照其所以然之故乎若因其罪名而斷之則
被謫諸人其能使人主無疑乎適上心先已覺悟必以疏
放為意故大沛恩命咸得蒙宥惜乎浚慶為一時倚望其後
巡顧望如此况其他乎

丙寅夜流星出柳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
赤光照地

丁卯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平安道祥原地大震

戊辰日微暈兩珥暈上有背色內赤外青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巳巳諫院啓曰軍器寺所掌非輕必得其人以治其職然後器

械牟利以備不虞嚮者狃於昇平提調或不擇人慢不檢察以

致器具朽鈍乙卯倭變時雖輸送于南方無一可用自後選用

武臣之勤幹者為提調一負修舊鍊新庶至完整今不更擇提

調則武庫虛踈國威虧損新提調韓景祿出於綺紈不解武事

一曠其職所損至重銓曹非不知人器之不相稱而牽情注擬

至為非矣請命適差以秩高武班擇差各曰如啓○以李鐸為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特命也鐸素有朝望而去秋論啓尹李陽

元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宗榮為吏曹參判金繼輝為議政府檢

祥李忠綽為兵曹正郎○平安道碧潼電動祥原地震

庚午正言李珥上疏曰伏以上之官人不特以恩澤為眷遇而

已將以用其材則量能而授職下之求仕不徒以爵祿為哺啜

而已將以達其道故量已而受命孟子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

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
用之夫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矣猶且深察而後用之蓋察
之明故擇之精擇之精故知之深知之深故信之篤夫如是則諫
行言聽膏澤之及人固其宜也若使上不精擇下不自量謬舉而無
用材之效冒進而無達道之志則尸位曠官鼎餗之顛覆亦其宜
也今臣本一豎儒不通時務加之以志軟才下學無所成家貧干
祿苟應科舉濫蒙天恩擢置上第夙夜戰兢懼不克荷卽署之
職尚恐不堪况忝言責重地乎自臣除本職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撫躬畏憂不寒亦慄况今國事譬如大病之餘元氣未復百節
交痛一失調護便至危急於此之時上格宸衷下達輿情釐保穿
弊責在諫官當擇忠直之士俾盡其職豈可使新進下劣之流冒居
重任進有未信之嫌退思負乘之誚冀免罪辜之不暇况望進盡
忠言以補衮職哉伏望命逆臣職授以百執事之任俾安其分則
庶朝廷無謬舉之失小臣免冒進之譏矣答曰不合本職則銓曹
其可注擬乎勿辭○平安道祥原地震

辛未平安道祥原地震

壬申日有兩珥日上有背色內赤外青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平安道祥原地震

癸酉諫院啓曰江陵一府物衆地大為一道巨邑近年以來飢饉若臻人民流散邑里空虛田野荒蕪無官儲亦竭凋弊之極比古為甚兩衙支供無計辦給已為棄邑請限蘇復間革其判官以紓民力答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平安道祥原地震
甲戌憲府啓曰近來數十年間大奸根據互相規利貪縱之風源遠而流長狗鼠之輩又從而取效為守令者傾截盡取尚未填溝壑之欲甚至於作田本邑及傍近郡縣以為子孫之計在在而是豈不寒心平山府使安彥銖挾勢饕餮作弊滋多得免彈駁辜矣猶不懲畏大開水田於傍邑略無忌憚極為無狀請罷其職答曰如啓○平安道祥原地震

乙亥日晡暈有兩珥

丙子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丑諫院啓曰大學之官教誨胥子責任至重若不擇人非但無所矜式反為儒生笑侮之資故近來別擇師儒使之導率而成就之其意甚盛所當精選以期丕變而頃日加揀擇時不察人物當否徒廣其數多有混雜之失殊無遴選之意請令該司改擇有學識者以重師表之任答曰如啓○日微暈

戊寅四方沉霧平安道祥原地震

己卯以李希儉為承政院右承旨洪天民為禮曹叅議李仲虎為弘文館副校理崔頴為刑曹正郎金命元為弘文館修撰金添慶為文均館司成金弒為司諫院正言○日重暈有兩珥平安道祥原地震

庚辰憲府啓曰平山府使林滌稟性陰毒用心邪譎自以不容於

清議內懷怏怏常以生事得志為計其潛吹虺毒之狀有難形

言當權奸用事之日構成飛語諫言于尹元衡曰士林中多有不直

論時不言衛社之功其意有在至為駁愕傾陷士林設使其計得行衣冠之士盡為

罪中之肉其為慘害莫邪為下至今尚保官爵物情痛憤不可齒
在朝列請罷不叙答曰林濂以元勳之子豈至於此乎只罷可也不
叙則不見○日重暈有兩珥

辛巳日左有直色內赤外青又有兩珥夜四方沈霧全羅道潭
陽大雷渾昌雷

壬午左議政沈通源啓曰小臣冒忝相府今已六載任大責重不
克負荷常懷覆餗之憂未免伴食之誚加以福過災生忽遭哭
子之痛精神昏耗氣力衰憊百疾交攻難以支持方欲辭退少
延殘喘而適值國家多事無隙陳達遷延到今日難過幸今陰
消陽長朝廷廓清此正老臣引退就閑之秋伏望 聖慈憐臣懇
退之情許臣解職伴保餘生以全晚節答曰大臣進退非輕卿何
可退閑乎勿辭○日暈

癸未左議政沈通源啓曰夫四時之序成功而去者天道之常
也一身知足而止者人事之宜也小臣以布衣書生位登三台
名冠百僚當此之時逆天道拂人事違回顧惜更有何望古人

云滿招損謙受益小臣平生之志不過於此伏望 聖明特許俞

允答曰勿辭

史臣曰通源為相六年富貴已極而猶不知足公然納賂惟貨是吉以關節請托為已任高官廣宅日事土木呼耶之聲不絕於國恤之中至使妓妾乘有屋轎恣行無忌一與蘭貞曾集而後爭相效尤奢侈益甚可謂奉天道順人事耶元衡已去公論始行迫使辭退蓋出於不得已也謾引滿損謙益之道自擬平生之志人皆笑之

諫院啓曰關西一道北接山戎西連上國實我國之重鎮欲令公私蓄積有餘以備緩急故禁斷商賈之船絕其移粟之路而近年權勢之家廣占田庄於沿海郡邑大開船運之路以此官庫之儲盡為肥己事人之資民間之粟亦歸行商牟利之手使百年殷富之地漸至於匱竭無餘脫有邊警一起餉軍之資於何取辦方今西方之憂無大於此請令該曹嚴立事目使本道監司壻內行船一切禁斷答曰如啓○日微量四方沉務平安道祥原地

震

甲申左議政沈通源來辭答曰觀卿啟辭似出於至情大臣進

退雖重而予何敢牢拒以屬恬退之意乎勉從卿願通源為人

賈官納賂亞於尹元衡而高保官爵故物議譁然或粘榜街路

極其醜詆或為之朝日今之居相位者水精纓子為木欄干

也蓋領議政李浚慶右議李箕俱有清德而通源介於其

間故人以是朝之通源自知有罪又迫於公議力辭相位許之○以

朴好元為司憲府執義金繼輝為議政府舍人安宗道為司憲

府掌令沈義謙為弘文館應教柳坤為副應教白仁傑為承文

院校理

乙酉日微暈有左珥平安道祥原地震

丙戌四方沈霧未時太白見於已地平安道祥原地震

丁亥夜流星出奎星下入司空星上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

白

戊子日暈有兩珥皆重暈色皆內赤外青白晝月微暈有兩

珥平安道肅川安州永柔地震嘉山雷祥原地震祥原自四月十

怪非絕帶

已丑下書于前察判李滉曰子以不敏似乏好賢之誠自前累召
辭以老病予心不寧矧其體予至懷乘駟上來

史臣曰李滉氣質純粹學問精明尋究聖賢之書通達天人之
際其所以養之者深故其試於世也清白自守不為非義人
皆想望其風采勇退急流道遙林壑不以家事累其心潛心
力學如恐不及真知之積力行之久年益高而德益邵可謂一代
之賢士矣或召而不來或來而不留者自上待賢之誠有所
不足而然也向在戊午年間屢有召命滉辭以五不宜上教
嚴峻深以為非滉不得已就召非其志也其采也人皆曰不為
諫官必為論思之長而竟未聞絲綸之下滉雖欲一進所學其
如深拱九重不召見何哉及鄭惟吉讓成均同和之言曰經術
詞章顯有其人其意善在於滉而上又不從焉如此而欲望
君德之成就士風之振作不亦難乎以賢人招之以不賢人待之
此滉之終身不起者也

○以朴忠元

少時出入金安老門下曲從其指揮欲罪羅世續之
盡言大為安老所推許其用心之不正蓋可見矣

為戶曹判書閔箕為人端雅當六年亂政之日不畏為刑曹判

書姜暹器局輕淺無足可取昏於朝天之日多以錦綺自隨

得知京兆與六卿同列名器盛矣為漢城府判尹成世章之

志也惡其鴟張至於憂形辭色而未免往來於門下其亦惡為

兵曹叅判李文馨人有過失面斥而不隱然趨附戚金鎧上之

也鏗上書勸以專心調保奉政象宰使當時冢宰皆得其人則

言及此阿為知中樞府事李滉為同知中樞府事院曰同知作

附以府參判李滉○日暈有兩珥背色內赤外青

庚寅禮曹啓曰以疏黃州太守則忠書契則忠獻兵器兵書議

即島夷作賊我議于大臣則以為則忠所獻兵器兵書雖曰我

之物然賊兵既退之後不斬賊首只得兵器固無關於國家輕重

况兵書尤不關於得失而欲以此為功要請圖書官職以此開端後

將難斷請以婉辭修答傳曰如啓

史臣曰兵器兵書既是我國之物則前日之作賊者明是疏

黃道之人也以前日作賊之物為今日要功之資其輕侮朝廷

也甚矣既不能直斥奸巧以絕賊謀只以婉辭修答可謂朝廷有人乎哉

辛卯諫院改曰頃緣權奸當國政出私門初入仕者不問賢愚惟視賄賂故吏不稱職民不安業去奸之後朝野拭目俾見清明之政而 聖教丁寧公論繼發為銓曹者所當革其舊習一循公道而恬不動心略無所改至於都目大除之時及轉動之政許多初入仕者皆以請托注擬只以孝行一人蓋指徐為塞責之謀其不奉 聖旨不有公論無異權奸在朝之日若不痛革此弊則政必日紊無以為國至為寒心請吏曹堂上判書吳謙宗榮參議陳寔郎廳正郎具思孟推考治罪以去循私廢公之習答曰如啓○平

安道平壤甑山江西地震肅川龍崗順安咸從雷

一、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B)
732.55
4724
[v.13]
no.19
0194274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9